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三 十 九 編

神 怪 小 說

三 千 年 豔 尸 記

卷 下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商務印書館出版珍小說

小偵探 中山狼	小偵探 海棠魂	小偵探 青酸毒	小偵探 傀儡美人	小偵探 玫瑰花下	小偵探 羅仙小傳	小偵探 三名刺	小偵探 三疑案	小偵探 狡獪童子	小偵探 易形奇術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小偵探 狡兔窟	小社會 蠹情記	小科學 幻想翼	小言情 銀鈕碑	小神怪 黑衣教士	小言情 五里霧	小偵探 一聲猿	小偵探 怪醫案	小科學 薄命花	小義俠 行路難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偵 探 小 說

三角  
五分

簾 外 人

白話 一册 彼一僕人  
伊烏孫設  
計毒死其  
主人奇來  
伯奇子登  
榮負不白  
之冤幾陷  
大辟後經  
偵者子印  
字機中推  
勘得穢殺  
人真犯始  
伏厥辜其  
開疑陣迭  
布未易揣  
測此發覆  
則尤令人  
拍案叫絕

四角  
五分

白 巾 人

話 二册 書敘澳洲某  
翁有女二人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偵者  
疑甲所為遂  
致逮捕後死  
者之友以白  
巾圍項向翁  
索詐又得某  
翁垂死認  
案乃昭雪於  
知乙實其友  
所殺疑團既  
釋女與一  
成嘉禮全書  
用白話體尤  
為明白顯豁

第五百四十四號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三千年艷尸記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原 著 者 英 國 哈 葛 德

譯 述 者 閩 縣 林 曾 宗 鞏 紆

發 行 者 長 樂 會 宗 鞏 紆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長春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長沙 安慶 蕪湖 南京 南昌 杭州 蕪湖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 三千年豔尸記卷下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 紓筆述  
長樂曾宗鞏口譯

## 第十六章

囚旣魚貫出。王麾之以手。觀審者咸獸行出殿。厥狀如羊。去殿少遠。始續續起立。此時殿中但有女王及余與啞侍者。及數羽林大將而已。余卽將以此時求女王往視利武。囚述利武病狀。女王夷猶不行。言曰。彼旁晚決未死。凡寒熱之病。決無死於日中者。且使其病。以次徧及支體。勿中道止之。余聞言且起。王曰。勿行。且隨我入殿。且指余以洞中古制。余心已爲美人情網所罾。不能自脫。欲言不往。乃不能出口。卽鞠躬如旨。王起。示手勢於啞人。徐徐下座。四宮妾前引執燈。二前二後。餘人及羽林皆數值。王曰。何利。汝欲觀是中祕物乎。今先視此巨穴。爾生平曾一覩乎。匪特此也。尙有巨於此者。彼古族人以力闢此洞。卽洞居於此。蓋科爾之人。乃大類埃及。死後能

令人思。逾其生時。爾試思此插天之石。能鑿而成洞。爲人當幾何也。余曰。亦數十千耳。王曰。然耶。汝乃不知此古族之人。尤先於埃及。牆上所鐫之文。余頗識之。文字之義。余亦略知。試觀此處爲最後成功之洞。刻象中有老人高坐。執牙棒於手。余觀之愕然。此人卽餐堂中受灌之老人。其下有座。如女王坐聽判決之御座。座旁尤有銘詞。作尋常書。銘中事實。余不復省記。字類支那。阿爾莎譯以示余。語格格不復聯絡。其文曰。自科爾之城造立後。至此已四千二百五十九年。城爲科爾王特司奴及其臣民合力而成。成時已歷三世。尤爲後來民庶葬身之地。幸蒙上天賜之以福。功乃倖成。留爲特司奴王長眠之陵寢。特司奴者。天下萬能之帝王。及其羣臣百姓。安樂寢處於是。以待更醒之年。然亦多隸圉之栖。或繼起之孫曾。亦歸體魄是間。用耐其祖。以首枕石。沈酣無恙。文至此止女王譯後。卽曰何利。汝觀茲百姓力造此城。與平原阻隔已四千年。然吾瞑目追視。二千年事仍如今日。則此城之歲月。可以想矣。汝今隨我而行。吾隨路指以示汝。此族之民種。何以消亡之狀。言次。引余至於穴中。女王少

止。中有圓石。其中又有穴。似英倫市中設坎以受煤屑者。女王曰。汝試語余是何物者。余曰。不知也。女王遂行。向穴之左。似更有路內轉。女王示勢於其啞僕舉燈。余見石壁上書皆作赤色。似特司奴王身下所鐫之銘字同也。女王復譯以示余。觀其字顏色尙如新。文曰。吾爲周尼士。爲科爾大廟中神僧。今茲鐫銘於穴。時爲四千八百零三年。在科爾城成立之時。嗟夫。科爾亡矣。華堂廣燕。無有其時。而科爾亦不出其威力。以管攝天下。卽其船舶亦不能通。貿易於他國。科爾沒矣。沒矣。大功告成之城。及諸名城。亦皆隨科爾而亡。並及於其海口溝渠之屬。但有封狼巨鷹野雁生番窟穴。於是時有大風吹雲。及吾科爾。單及科爾百餘城。雲中皆挾疫氣。百姓盡爲屠戮。老科爾人咸殲。無有子遺。尸身皆作正黑色。輾轉以死。壯者羸者。男者女者。貴爲王公。賤至奴廝。疫氣次第行戮。晝夜不息。苟能逃出疫氣之外。亦槁餓以終。於是科爾後人不能留其殘骸。則盡投巨坎之中。卽此穴也。殘黎之倖存者。爲世界之遺光。則犇赴海壖。以舟北趣。吾身爲僧侶。獨留是間。至於他城能遺與否。則不敢知矣。吾之

書此。在未死以前。執筆悲不可止。悲此絕巨之科爾。忽然沒矣。後此亦竟無科爾之民。禮此巨廟。卽巍巍宮殿。亦成荒墟。貴族王孫。商賈農工。合傾國之麗人。亦蠕轉於地球。奄然都盡。此文止余聞之。浩歎不止。覺淒寂之形。俄頃莫耐。以林林總總之衆。乃沈於幽闇之區。無復更見天日。然余尙隱隱見周尼士枯腊。龐然大也。因思當時垂死間。乃草草以筆書石。括其全國之歷史。不忍垂燼。居心之良。已可概見。其人蓋亦長於美術。無論何人見此。皆必追念其當年。女王此時以手按余肩曰。何利。汝何思之深。汝當知科爾遺黎以舟北趨。或卽爲埃及之鼻祖。余曰。吾不之知也。然埃及之世界亦留自古。初非此遺黎開創。女王曰。古耶。然亦甚古。實則一國亡而一國興。皆能富強而具美術。第飄瞥而過。令人忘之久矣。世尤有無數陳迹。咸出凡人意想之外。今茲土特古來遺念中數分之一耳。以世人創垂之迹。咸爲往古來今之時候。吞蝕而盡。苟能啓一大穴。如科爾人聚骨之所。其迹儻尙能存。實則縱有此穴。安知不爲海波所吞。及地震並穴而陷。世則何人能歷。歷知往事。明往蹟者。又何人能識。後

來世局之如何。希伯來哲人有言曰。太陽之下無新物。以吾思之。科爾之遺黎尙留而不盡歸於毀。此間尙有遺蹟在於他城。其間亦微有殘黎。南服之生番。或卽亞刺伯人。至是奪取其婦人爲偶。演爲阿馬哈格之族。或卽爲科爾之遺種。乃與其先世瘞骨之所同居。至其間底蘊。吾亦莫得而詳。則更無人能識之矣。吾無遠識。不能燭已往黑闇之世界。但知是爲巨族之民。凡諸屬國盡爲剋復。武力旣究。乃據此石穴。並其臧獲同居。凡吹簫乞食之夫。與美術之匠。亦來居此。人皆多妻。亦互爲貿易。且時爭鬪。亦時會食。食取諸獵。眠食皆在穴中。爲樂未央。以待令終。何利汝來。吾更指一穴示汝。卽壁上所紀者。汝覘此狀。當爲生平所未歷之遭。語後。余卽隨女王行仄徑而入。歷級下一盤旋之道。深逾六丈以外。空氣所通。不知通於何穴。行及地底。女王止步。然王已預詔啞婢留燈於此。余覘之駭然。上下四圍。僵尸植立。螺旋而上。其巨如保羅禮拜堂之藻井。爲數不止。億兆。巉然骨立。余不禁毛戴。其尤駭者。骨上槁髮。飛立僵者。尙留枯睛。作碧色。視人。余失聲而號。回聲震於空穴。覺應者四集而高。

處。髑。髏。爲。迴。聲。所。震。斗。然。墜。落。騰。擲。而。下。他。骨。爲。其。所。觸。萬。骨。皆。動。似。萬。鬼。咸。來。吸。余。余。呼。王。曰。行。也。此。骨。叢。其。卽。爲。凶。疫。所。殺。者。耶。語。已。歷。階。而。上。女。王。應。曰。然。科。爾。之。民。亦。長。於。灌。尸。如。埃。及。人。工。且。過。之。埃。及。灌。尸。必。剖。尸。腹。腦。筋。爲。之。易。嚮。科。爾。則。以。藥。灌。其。血。管。無。部。不。至。又。呼。余。曰。汝。且。少。止。見。一。小。門。外。通。卽。以。勢。示。啞。婢。入。一。小。堂。似。余。初。至。所。寓。宿。者。堂。中。有。兩。灌。尸。之。牀。一。牀。之。上。有。物。偃。臥。以。黃。色。布。蓋。之。布。上。瑣。瑣。鋪。細。塵。歷。時。已。久。實。則。非。塵。以。是。間。隔。世。囂。遠。故。塵。土。歷。時。僅。有。此。耳。牀。間。地。上。皆。鑄。花。繡。此。外。別。無。他。物。女。王。曰。何。利。汝。試。啓。此。布。余。旣。前。立。卻。欲。舉。不。敢。防。辱。及。神。靈。實。則。處。此。死。窟。之。中。膽。力。已。餒。女。王。見。狀。而。笑。則。自。揭。之。黃。布。旣。揭。遂。使。余。猝。見。數。千。年。之。冷。物。其。尸。女。也。年。介。三。十。五。之。間。美。豔。殊。絕。但。以。僵。尸。論。而。面。貌。尙。如。生。眉。亦。纖。細。眼。光。澄。徹。面。白。如。象。牙。在。燈。光。閃。鑠。中。覘。之。美。乃。無。度。衣。白。衣。秀。髮。四。垂。作。藍。黑。色。不。知。其。長。眠。於。此。幾。何。年。伏。其。玉。臂。者。則。一。小。嬰。溫。美。可。愛。雖。在。寂。寞。之。區。尙。有。生。氣。余。見。其。母。子。相。愛。不。期。爲。之。流。涕。余。因。追。思。數。千。年。前。科。爾。



子民人家相親之樂。不期瞥然而亡。而尤羨慕此女顏色之美。享用之豐。竟攜其愛子同蒞是間。此二尸橫陳吾前。是明明白白爲前人之歷史。較諸筆述爲真。余遂掩鼻歎曰。天下之花果。能永永不謝如是者。是亦佳事。迴面至對榻。揭視則一丈夫。年高而鬢長。亦衣白衣。似卽對榻婦人之夫。夫生年過於其婦。終極亦同臥於此。余覘已而出。果盡記其所見。爲文追修。似患尾大。惟此穴歷五百年而成。則填尸自滿。似諸穴中。一如是間。果余盡記穴中之尸狀。則爲書當成一巨帙。爲詞亦患重複。綜言之。穴中之尸。灌之至工。故完全。至於今日。四千年之物。視之乃不逾千年。幸無惡物。至是殘毀。熱度不至冷氣。及霉咸不侵。及且香料藥力皆厚。或永永萬無消滅之時。其中僅有一二處。外覘似完。觸之卽朽。撫之但一灰土。女王謂余曰。此等之尸。灌或未工。且水力不及肌肉。未與藥坳。余聽後。復涉他穴。則二人同一石榻。亦揭其髻。一青年之夫。及一垂髻之女。女以首枕丈夫之臂。丈夫之脣近女子之額。余解丈夫之衣。胸前見一巨創。似短刃所中。美人之胸亦被一刃。似立時而逝。其上鐫曰。死後成。

婚。至此二人之歷史。余乃不之知。瞑思其故。以描摹此二人之情懷。頗有意味。似見此女。見形。吾前黃髮垂其雪衣之上。溫潤之胸。色較白衣。尤白。黃髮一爲白衣所映。色如爛金。又彷彿見壯士。無數長鬣。而披甲列於女王之前。以待判決。此女之冤。其旁尤有一人。似法司寶星羅其胸。次似司刑憲之大臣。立侍女王之側。左廂又出一紫衣郎環侍以宮嬪之屬。歌合婚之歌。其聲嚶然。白衣女植立女王之前。色較諸嬪爲媚。素潔之狀。乃逾白蓮之花。初經曉露。沈寂無言。白衣之郎。既至。女頗慄懼。人羣中斗出一少年。作黑髮引臂抱白衣女郎。卽而親其素面。女頰立絳。如天際立。互紅雲。此時朝班大亂。刀聲瑯然。壯士力前刺少年。白衣女郎嚶然而呻。力奪壯士之刀。自刺其胸而死。衆皆大哭。余爲衆聲所震。恍如夢覺。吾夢之幻。留待讀吾書者推詳之。余此時神識已定。如平時不知此過往之事。何以忽現吾前。思及後來之局。詎亦如此等之幻形乎。天下幻相之來。必有往事之陳迹。印我腦筋。而靈魂立爲之炫惑。已而萬想皆寂。女王卽揭二人之尸。羈言曰。人之結局。半多如是。復抗聲曰。結局卽

在。窀。穸。而。窀。穸。亦。移。時。而。滅。迹。我。雖。長。年。亦。正。爾。爾。更。數。千。年。者。其。又。焉。逃。卽。爾。何。利。身。後。之。數。千。年。其。關。亦。出。於。此。漸。滅。之。速。直。曉。靄。耳。長。生。亦。何。益。處。吾。之。能。生。蓋。以。人。奪。天。又。豈。能。無。死。縱。使。萬。年。及。十。萬。年。亦。同。歸。於。盡。曉。霧。觸。彼。陽。光。彈。指。旋。沒。雖。享。大。年。不。過。一。覺。其。融。化。易。於。冬。雪。也。嗟。夫。人。之。收。場。不。過。如。斯。爾。我。爲。時。光。所。迫。長。眠。之。期。亦。邇。惟。吾。死。尙。能。更。生。生。而。更。死。續。續。而。下。長。短。時。光。節。節。而。過。由。此。世界。流。入。彼。之。世界。非。此。世界。亡。及。彼。世界。同。亡。者。則。萬。物。皆。渺。但。有。神。存。神。卽。人。命。今。爾。我。同。立。於。此。較。之。已。死。之。人。非。死。而。更。生。者。耶。須。知。死。者。生。之。夜。也。逾。夜。卽。朝。朝。復。入。夜。日。夜。生。死。以。此。匆。匆。輪。轉。而。過。生。胡。自。來。者。死。亦。胡。自。往。何。利。汝。以。爲。然。乎。天。下。何。人。能。窮。造。化。之。端。卽。我。亦。復。何。論。女。王。言。已。歎。息。歎。後。言。曰。新。客。之。游。觀。足。乎。客。尙。欲。更。觀。吾。穴。中。之。宮。殿。否。果。爾。欲。覘。其。竟。則。余。當。引。爾。謁。特。司。奴。王。之。尸。此。人。卽。科。爾。萬。能。之。皇。帝。此。間。之。穴。卽。特。司。奴。成。之。王。能。爲。如。是。之。巨。製。似。世界。中。百。不。及。其。能。似。世界。絲。絲。而。此。間。終。不。湮。沒。竟。使。百。世。之。人。服。其。偉。識。余。曰。觀。止。

矣。蓋臣之眼中歷觀無數之尸。慘不可狀。且人類之性質至弱。如此幽慘之境。久視將不能堪。矧此局安排待我。尤臣之所深悲。願王引臣他適可也。

## 第十七章

余此時隨啞奴之燈影。而前燈置諸羣尸之首。或胸際。熒熒若動。行及女王外室。似同俾拉藜當日所經行之處。欲與女王爲別。王不可。令同入室。且曰。汝能與我同行。我心樂也。何利汝試思吾二千餘年居此。乃無一人足言。舍吾奴隸及吾靈魂之外。一無他士。雖吾腦筋至靈。亦無發洩之處。且悟徹萬理。既無旁證之人。則亦倦而不思。頗恨一身爲獨立之社會。以天下過去之事。飼我腦筋。用代食物。然飫之。至以爲苦。且日生厭。但願萬事之來。吾腦筋中若有齒牙。以咀嚼之。今爾之腦筋脆而無用。爲年且少。然行成人而思想。亦當刻入。今余質言之。一自見汝。令余忽思及舊事。此事蓋余曾與雅典古族所辯論者。及亞刺伯古族毗卡之議論。汝生質既醜。人亦鄙俗。大類古希臘中之愚昧人所託生。腦筋挾齷齪之思想者。今且勿論。但掀吾簾幙。

坐食生果。言人生樂趣。吾今將又見其色身矣。汝當鎮攝。勿爲吾惑。汝必且稱吾爲美中之極。美王言後。紗幮已盡。下肌之潔白。幾如發光之蛇鱗。然肉色亦不類。生人目作異光。射余。幾似以美麗之力刺入吾心。且作巧笑。調余聲音之潤。如調銀鐘。此時女王情態至異。淫蕩之心流露於外。余都無鄙惡之思。較在尸次談理時死趣異。如天壤亦不同。在審判場中之嚴厲。降尊削威。猶情神戀人爲人所降制者。神態之妖異。舉體皆足媚人。柔聲太息。時止時發。微搖其首。髮乃四披。室中均作奇香。以足踐履。微歌合昏之曲。眼梢流露媚人之狀。猶晴電之閃於斜陽間也。王此時情狀較諸登壇。攄囚時。已不可以道里計。但覺冶淫之態較蕩婦爲甚。人間幾再無人如女王者。王忽曰。何利汝遠觀吾態。或不了了。當就吾旁觀之。汝當省記汝身屬汝。幸勿責我。汝之生愛慕心。咸汝自取。汝膽力操守都凜。亦汝之過。我不惑汝。汝今來前。吾非趣爾贊我。但曰。吾果美與否。且勿趣言言之無味。汝當逐處詳觀我形體。及我狀貌。余手余足。余髮余膚。一言蔽之。汝亦曾見人間有美人如是者乎。勿論其他。但

得吾之小部分。已爲人間絕美。卽以眼波論。但得一綫之光。及吾耳之輪廓。亦爲不可多得之豔態。吾美足以懸燈自標爲絕世美人。有是事否。至於吾之腰圍頗巨於人。似吾腰不勝乎。實則非是。吾金帶微巨不能顯我纖細之腰圍。然此帶過小亦非美觀。汝今試引手按吾腰之四圍。但以指入我帶圍中探之。卽知其小。大余此時不復能更忍矣。余爲人間凡陋之男子。而王之妖冶。逾勝於人間之蕩婦。於是長跽王前口不擇言而發心思大亂。膜拜求歡。幾願以未死之靈魂與之爲婚姻之契。此無論何種之人一皆沈惑如余矣。王見狀駭然則失聲而笑。以手相撲爲樂。曰。至愛之何利汝胡變態如是之速。吾初念以爲必有數十分鐘之久。乃足致此。孰知不然。吾不知歷幾何時。未見男子之乞哀如是也。我思人間婦人見男子長跽其心必以爲樂。卽知識及其時光亦萬不能奪此奇景。汝今尙有何言。吾頗知汝之心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汝不憶我之現色身非爲汝乎。我心但戀一人。其人非汝也。況汝有知識而靈敏。奈何愚昧。至是且尤愚昧。中之尤愚昧。汝今且觀吾目。一覘吾目。必將親余。

何利。汝試觀。王遂俯其躬。以眼波射余。且觀且言曰。汝可以親我矣。親吻者。天公所制之妙用。但銘諸心。外觀初無痕迹。可尋然。汝苟親我者。則當以相思死。王且言。且低其頰。至妙髮垂。吾之眉呼吸之氣。及於吾面。吾魂魄喪失。體羸不舉。忽張臂抱之。王挺然立。乃不能及此時。似有冷水澆吾背。吾神立定。王作莊容。言曰。此恣肆之劇演止矣。何利。汝尙忠厚。吾今恕汝。天下女子之能縱人出於情網者。寡矣。吾固明言。初不愛汝。汝之思我。當如飄風掠物而過。種種妄念。沈諸深淵。爲絕望之思。則尤妙。何利。汝不見吾十句鐘前之毅狀乎。吾威力發時。汝不嘗戰慄於吾前乎。吾態蓋百種。不可測度。猶之盆上之水。足以澄觀諸物。然水態沈靜如恆。吾卽此止水也。水白水而吾白。吾心鎮靜。初無所愛。汝幸勿以吾所幻之態。用萌妄念。且汝果又知吾爲何人者。更萌妄念。吾卽更羈吾身。爾永永不復見吾矣。余聞女王責言後。大驚而起。臥於榻上。久之。妄想去。余遠矣。方其去時。余顛極。如秋葉之垂下。亦不敢語。王以所見之妖態。與潛窺王在古尸之前散髮作禹步者。王忽曰。汝卽進果。此果爲凡人。

養生之用。汝試語我以希伯來來美帥亞之言。此人以宗教筭攝希臘羅馬埃及至於野蠻之國。美帥亞自侈其妙理。顧在吾生時。乃未見有此宗教。此時人民恆嗜飲而昏醉。聚而爭鬪。此當時宗尙也。余聞王言。知覺已定。自恨異懦不振。乃爲王迷惑至是。於是發揚基督之道。但不言天堂地獄事。王不之省。但問孰爲傳教之人。余又告以亞刺伯中先知曰穆罕默德。創爲新教。有數兆人崇奉之。王曰。然則又二教矣。余生時知宗教無數。想此外尤有他教。以吾高隱科爾。乃不與人間事。實則人心良異。乃欲問天以將來之事。然皆不圖公益。而求私利之心。實則宗教之門戶。實各懷私意。私意者宗教之根芽。何利汝聽之。每教之人。咸侈言其後來之佳處。以煽惑人。謂信教則祥。不信則殃。乃不知信教之人。其視大道直魚在水中。仰視星光。光何能巨。然一宗教滅。一宗教復生。一文化過。一文化復來。無一物能支持其成。毀能者其惟世界乎。嗟夫人果能知天下希望之事。本諸中來。不由外之感觸。則極力自判。卽爲援己之人。須知人在世間有呼吸。卽有知覺。區別善惡處之者。又屬之己身。則當



主善而祛惡。鎮以妙明之心。勿泥首於不知。誰何之妖神。乃不知所祀之妖神。其蠢蠢無知。一猶諸媚神者之人。今欲救其生者。當以精明之腦筋。力祛妄念。斯得矣。余聞女王言。細味其理。頗陳舊非復新得。然亦一節性理學之要旨。凡諸所言。余在十九世紀中。固已聞之熟矣。綜言之。王所論列。乃殊弗愜於余心。余亦殊不欲曉辯。以干王怒。第一節余所親歷之境。中懷積穢。無暇更作喋喋之言。且言之亦未必有利。王之自信已深。余卽欲貢其誠。亦無從貢。且王爲二千年以上之陳人。見理旣明。閱歷又廣。余孤生小儒。亦何由取勝。但覺吾有忠言。思欲感化其心。或轉爲王所感。不如嘿爾爲佳。然尙欲有言。乃強抑之不聽出。則細細味王所言。覺王之名理。吾已徹其中邊矣。王曰。何利。吾之百姓亦頗有先知。以爾視之。似此種先知皆僞乎。究之爾亦莫知其所以然。然在吾之先。亞刺伯中崇奉多神。如阿羅也沙罷也。沙罷爲天之主宰。及他石製之偶像。不知殺人幾許以祭之。吾亦不能殫述其事。傷哉愚也。當時吾頗聰敏。思欲啟發其迷。幸乃未言。言當蒙辱神之罪。行且不保矣。女王言次忽止。

而謂余曰。何利汝厭我。乎。胡嘿嘿處。此詎惡我以哲學之理。餽汝耶。然吾心所蘊者。有至理。苟無至理在胸。則教人。人亦奚服。何利汝果不厭我者。我將以道授汝。爲我門徒。則後此辨論之言。亦可演爲學派。凡天下雜家之理。吾可以吞蝕而盡之。天下人心無常。易於移易。滋可悲歎。何利汝今踞此。約半小時。究竟踞我何益。汝究當發誓。曾否有愛我之心。言至此止矣。此外將何作。噫。吾憶及一事矣。且同爾往視此少年臥病之人。俾拉藝謂其人爲大獅。卽與爾同來者。聞臥病且急。是乎。吾思彼寒熱之度已過。苟垂斃者。吾亦能生之。何利汝勿恐。吾非仗妖術以惑人。天下又安有妖術。誰敢云人有權力。能與造化爲難。行矣行矣。卽吾之藥餌亦備。卽隨爾行。王言後。余舉步往尋佐北及安司德尼。二人咸爲愁慘之狀。言利武已瀕於死。方覓余不可得。余聞言狂奔至利武榻下。氣息僅屬。知覺亦泯。呼吸至急。唇亦狂顫。不時筋掣而體動。余頗知醫理。知一句鐘間。地球上人力。無有能助之者。或五分鐘而殞。亦未可定。大痛自搗。恨余無識。乃與阿爾莎絮絮作情話。置利武不顧。坐聽其死。傷哉傷哉。

須知天下卽有良士一爲美人眼波所蘸立時改行爲惡吾之墜行真擢髮難數也且半句鐘余方沈迷於女王幾忘利武弗顧亦不審利武爲余最愛之人同住二十餘年情趣甘密而今已矣於是以手自握引首四顧見安司德尼坐於榻上二目凝注淒然無主佐北哭不可仰淒楚之形余幾無筆足以寫照佐北方拳曲伏於石室之隅及見余注視走出門外避余眼光余百凡絕望所望者但阿爾莎一人足以挽救垂危之身果女王言僞者則利武亦無望矣決計往延女王方舉踵忽見佐北狂奔而入髮皆飛立期期言曰天神救我此間有一行尸至矣余愕然已而立悟知阿爾莎至矣衣窰窰之衣動時瑟瑟有聲其行如僵尸初見之必以爲魅來撲人已而女王入石室矣佐北愕視顫聲而呼以首匿諸屋隅安司德尼亦不辨爲何物以手自掩其目余曰女王至此剛值其時吾假子方垂危且死王曰確耶果未死者事尙可爲何利吾力能使之生此屋隅之人爾奴乎爾國俗凡奴厮見生客咸如是乎余曰奴見女王衣窰窰之衣其來陰氣撲人如行尸故震越失次王失笑曰此女爲誰

或爾前所語我者。今且令此二人出。聽吾驗病獅危狀。吾不欲凡人窺我智力。余遂以亞刺伯語告安司德尼。又以英語語佐北。號令未出。佐北已極樂聞。蓋不能久。經恐怖也。唯安司德尼獨不爾。微語余曰。王來何爲。語時雖畏女王。然亦不舍利武。言曰。身爲人妻。見其夫方死。理宜侍諸病榻。大猴聽之。吾決不出。女王怒曰。此女胡久不行。語時尙引目觀壁上鐫刻。余曰。此女不願離此病夫。余脫口時。女王大怒。指安司德尼曰。行其聲甚厲。且猛聞之。使人震攝。安司德尼失驚仆地。獸行而出。王大笑曰。何利。汝試觀此態。此等人宜令之知何者。爲順旨之事。彼乃敢抗違吾令。尙未知吾法令中。處抗旨之人。以何刑律。幸彼已行。吾且觀此少年。於是直前視利武。利武方以面向壁。王觀其側面。曰。壯哉。此夫。卽伏而視其面。一秒鐘中。王大顫立。趨倚於屋隅。狀如中劍。以背就壁。立作厲聲。而呼爲余生。平所未聞者。卽曰。阿爾莎。吾利武死乎。女王跳躍近。吾前。言曰。狗哉。汝胡久匿此狀。不令吾知。卽伸臂。擒余。余亦大呼曰。王何爲者。王歎息曰。汝必未知其詳。何利。汝聽之。彼聞所臥者。卽前此所云。克立。

克得。今仍歸我矣。我深知其人必來歸。於是王載哭載笑。厥狀大類尋常之女。郎口中微呼。克立。克不得已。余心嗤其謬。乃不敢言。心但危悚。利武之病並忘。前此瓶片中所書之言。但思利武已死。而女王感爲厲氣。故舉止失次。厥狀如風。久之言曰。阿爾莎。今茲舍吾王能助彼生者。此克立克得之聲。亦無從呼。吾利武死矣。王聞言愕然曰。噫。吾胡以不夙至。吾今心顫無已。卽吾腕亦甚戰。幸有藥在此間。有小瓶。五語時。卽從衣囊中出一小磁瓶。言曰。汝以此水傾其口中。果未死者。得藥必生。趣行趣行。此人死矣。余觀利武已無生氣。面漸漸作灰色。呼吸亦巨。且不續。喉間格格作聲。磁瓶之口有小木塞。余以齒去塞。藥沫濺余唇。旣甘且香。有薄霧氤氳。吾前少須卽渺。余以瓶近利武。時利武之氣方垂絕。金髮四散。口微翕張。余呼女王助余抱利武之首。王身顫手足並悸。動如垂落之秋葉。且如受驚之馬。余以力啟利武之唇。用瓶藥灌注其口。藥入有氣奔騰而出。如人挽確強之水。氣立騰上。顧尙未效。其能定余之神者。但有一事。覺格格之聲立止。然仍思利武已矣。謝去人間矣。已見利武之面。

幻。作。菜。色。葉。肺。已。微。動。方。未。受。藥。時。動。息。極。微。且。歇。藥。入。狀。乃。大。變。眼。奮。尙。未。合。余。以。目。視。女。王。決。吉。凶。此。時。女。王。方。被。大。驚。威。力。全。驟。尙。以。手。扶。利。武。之。首。顏。色。灰。敗。與。利。武。同。慘。戚。之。狀。筆。不。能。述。似。女。王。之。心。亦。不。辨。利。武。之。能。生。與。否。五。分。鐘。中。時。光。至。緩。女。王。亦。似。失。望。玉。顏。無。主。以。中。心。悲。慘。二。目。亦。內。陷。珊。瑚。之。脣。變。爲。慘。白。與。利。武。病。狀。無。異。但。有。戰。慄。余。爲。竦。然。悲。慘。極。矣。較。以。女。王。悲。乃。逾。余。余。嗚。咽。言。曰。下。藥。晚。乎。王。以。手。掩。目。不。言。余。亦。他。顧。不。視。轉。瞬。間。聞。榻。上。有。噓。氣。聲。俯。視。利。武。血。光。已。上。臉。際。續。續。轉。爲。人。色。吾。宿。計。其。人。必。死。竟。復。得。生。卽。微。語。女。王。曰。王。見。之。乎。女。王。暗。而。答。余。曰。生。矣。吾。初。念。以。爲。晚。然。苟。過。一。綫。之。時。久。乃。曰。行。矣。於。是。女。王。大。哭。淚。落。如。綆。肝。胃。都。碎。顧。王。雖。悲。哭。其。美。倍。於。平。時。已。而。哭。止。言。曰。吾。至。愛。之。何。利。爾。當。恕。我。婦。人。之。心。荏。弱。也。汝。當。知。吾。爲。婦。人。之。身。汝。晨。來。言。天。堂。地。獄。不。知。人。當。危。難。之。交。種。種。卽。類。地。獄。且。訛。誤。怖。怛。之。世。事。生。人。經。之。無。不。動。其。心。志。使。不。得。甯。且。至。使。人。絕。望。吾。之。處。此。境。界。已。歷。二。千。餘。年。矣。據。爾。人。世。中。長。歷。已。六。十。有。六。代。

晝夕聽地獄中燻灼。無復遂意之時。既無同伴。又無安樂。又不得死。似行倦罷之路。永永不息。前望但有微光。灼如螢火。時煢時滅。顧吾之腦筋中。似有鬼神來告。必有一日遂意之時。何利。汝當知生人必無此情狀。及其事實。卽予爾以十千年之生。亦決不覩如斯之境遇。汝當知將近收場。而意中人至矣。吾爲彼之身。忍死以待。不知所歷何世。今日始至。然其至也。亦吾之所預料。蓋吾之智慧。料其必至。但不知至自何時。何利。汝當知吾望奢而力薄也。彼病垂危。吾何不覺然待之。二千餘年。至時竟惛然無覺。是又何也。今茲得矣。而所見乃爲此狀。可勝悲涕。且不過一髮之微。生死尙未可卜。設爲時稍早。吾尙決其必生。今茲以壯果之身。乃厲諸死神之牙吻。吾亦無力足奪其靈魂。彼果不諱。則吾復將守此地獄之中。更換此沈深之世紀。待之不已。尋且復來抑晚矣。今茲進藥。不知五分鐘後。此人生耶死耶。吾視此五分鐘中。直不啻六十世之久。今五分鐘度矣。病人尙無再生之兆。雖然。吾藥果無靈者。則俄頃之間。卽可奄化。胡以尙無死兆足徵。且吾之製此藥。其中甚有學力。果不奏效。則斯

人必逝。斯人果逝者。是聚數千年之苦。況薰於矛頭。逐漸剝。吾心坎。嗟夫。吾夫今復已矣。女王語後。復曰。彼吁氣矣。生矣。吾果見其生矣。是藥果能支拄。則斷無不生何利。汝試觀之。此藥不既靈乎。由此酣眠。當以十二時爲度。一醒則諸病皆祛。竟留此生命與我。女王語止。以手接利武之首。俯視其額。狀至溫媚可愛。余觀之。不期嫉妬之心斗起。

## 第十八章

於是彼此無言者可數句鐘。寂寞中細審女王顏色。直媚如天神。似神志皆滿。然凝思間。忽爾不悅。卽謂余曰。吾纔忘一事。彼安司德尼又安在。至安司德尼與吾夫何屬。詎。句時聲顛不已。余曰。知之。此女已按阿馬哈葛國俗成禮。二人情懷則不之知。女王顏色斗變。如陰雲四合於晴天。余思阿爾莎以二千年以上陳人。妬心乃未已耶。女王曰。如此行事。此女已矣。且死在移時。余戰慄啟王曰。此女何罪至死。女愛是人。是人亦甘受其愛。於王胡涉而罪。又安從來。女王怒曰。愚哉何利。汝問彼罪乎。彼



罪。卽制我情慾。吾力尤能奪此丈夫。勿令親彼。吾亦深知地球之上。無人抗我權力。且天下情之所鍾。但視其熱力如何。卽足引之而去。凡人爲七情所感。甚於婦人之嗜金玉。人之腦力。又安能與情慾抗。汝今當信吾言。天下陷人之事。均肇自婦人。甲貌愈於乙貌者。其陷人爲尤甚。古今男子。輸心於美人。顏色墮其生平者。何限。雖然金錢多者。亦足市天下美人之心。以上所言。均吾二千年以前之事。卽至今日。極於天荒地老亦然。情海中亦不過一市場。孰能以重價購者。卽立得之。余聞惡劣之言。心爲悚然。卽曰。以吾所涉之世界。殊不爾爾。結婚自由。多金亦不能市。王曰。今且勿舉是言。與我競其智慧。且爾何以屢與吾辯。汝豈近世之博士耶。吾亦不復更詰。但此婦人在法已無可赦。卽爲彼情人。吾固能奪取。不令其愛。一留此女。則男子必有餘戀。吾安能忍吾萬不令天下別有婦人居。吾夫腦筋之上。吾旣一統是間。世界中事。悉我有之。且彼得須臾隨倡之時。在願亦當云足。今天晚矣。劇場下幕矣。彼尙何戀之深。余曰。不可。此舉爲人閒極惡之事。因惡而生禍。未可知也。吾爲王計。不宜啓

此殺機。王曰。愚哉。傖也。此卽名爲罪乎。是不過去。余胸間之沮梗而已。果名爲罪。則吾生悠悠。罪過又甯可數。矧吾生之日。恆毀物以自養。以此世界中。亦唯弱肉強食而已。功罪胡言者。彼荏弱無用之人。勢宜銷歇。須知此地球中。務留以居強健之人。爾不觀果樹之實。更二十番之實者。樹且彫唯強健之人。方長食此果。且能以強健之身。欺彼荏弱之人。而奪之食。彼荏弱之人。不得食而死。其事又何與我。此天心安排如是。夫何待言。今據爾所言。蒙大惡者。似得奇罰。然足見爾之無識。不知於無數罪惡中。後人或收其益。若煦煦爲仁。而後果之不善。正隱伏其間。未可料也。古固有殘忍之霸王。樹惡種種。見者寒心。而後此永永之子孫。長受其福。若溫裕如僧之流。民初便其政。而國人俄頃。將悉化爲奴隸。吾人亦恣吾性所爲耳。又何遏抑使人莫逞。蓋彼之恣慾。時初亦不計後來之收局。亦無鼓勵之人。譬如一拳之下。中與不中。或觸堅物。而創咸不之審。尤不能以絲渺之思。細審其變局。如何善也。惡也。愛也。恨也。夜也。日也。甘也。苦也。男也。女也。天地中。旣生此物。則彼此牽掣。聯絡生滅。互見不

窮。誰。復。能。預。料。其。所。以。然。者。實。告。汝。人。但。乘。氣。運。而。行。榮。枯。之。事。循。此。一。綫。而。行。故。吾。輩。深。不。能。辨。析。其。事。之。善。惡。既。不。以。長。夜。之。漫。漫。爲。恨。亦。不。能。以。白。日。之。昭。昭。爲。愛。世。固。有。別。具。之。知。識。以。惡。事。爲。善。以。長。夜。爲。旦。反。人。之。所。爲。以。稱。愜。汝。亦。聞。之。乎。余。覺。女。王。之。堅。忍。怙。勢。萬。不。能。析。之。以。理。果。如。王。之。言。則。地。球。上。之。人。類。且。盡。原。不。足。辯。但。有。寒。心。而。已。吾。又。安。知。世。上。卽。無。是。以。惡。爲。善。者。然。亦。良。有。分。際。則。吾。方。寸。之。天。良。如。築。一。嚴。城。自。防。卽。人。類。與。生。物。之。所。由。別。吾。此。時。頗。極。力。思。救。安。司。德。尼。勿。令。落。此。巨。仇。之。手。而。覆。其。命。復。爲。安。司。德。尼。緩。頰。曰。阿。爾。莎。王。之。狡。獪。吾。實。無。力。與。王。駁。辯。惟。王。曾。語。我。凡。爲。人。身。當。有。生。人。法。則。盡。其。天。良。爲。之。王。今。何。獨。無。悲。憫。之。心。竟。奪。彼。所。享。之。利。益。請。王。自。思。其。言。吾。言。固。不。足。聽。然。尙。有。請。者。此。病。人。爲。王。所。久。慕。者。今。旣。造。謁。王。居。王。復。能。救。彼。出。於。萬。死。之。中。可。云。美。滿。然。王。媚。其。人。乃。先。殺。其。媚。彼。之。人。者。謂。王。之。媚。彼。得。乎。況。利。武。未。病。以。前。又。甚。愛。其。人。其。人。在。利。武。未。病。之。先。已。曲。全。其。命。全。其。命。卽。所。以。與。王。當。日。王。之。百。姓。方。爭。烹。利。武。非。此。女。子。者。

利武死久矣。王又嘗言前此誤殺其人之前身。正爲埃及之婦人。因妬生悲。王尙憶之乎。王愕然曰。噫。汝何由知有埃及婦人事。吾亦何曾語汝者。語時堅執。余手不已。余曰。是殆聞諸夢中。吾居此穴中。乃得噩夢無數。此夢詎少有影響乎。且王殺夫之後。罪狀如何。其苦候二千餘年。甯非上天之示罰。今王欲造此孽。將更守二千餘年之孀。獨乎。王意如何。吾不敢觸忤。惟吾意則謂造孽必且得報。天下惟善事得善果。惡事則否。天下良未有行惡而得善果者。凡彌天之惡。必有惡根。災害必叢其身。及其來世。吾固述米端亞先知言矣。其事至確實。告王。王果殺此無辜之婦人。則王將永被天罰。亦不能於愛情樹上摘取愛情之果。王心究何屬。請仔細圖之。此男子胡能以彼患難相隨之婦人。經王所殺。乃轉愛王。殺人之血手。有是理耶。王曰。若云殺人。吾固決殺之矣。我雖未嘗殺汝。汝又焉知已命之何若。乃曉曉爲此婦人乞命。汝安知吾終不殺汝者。雖然。爾言亦不無可采。第吾心自有剛斷。果此婦人無死法者。吾亦不殺其人。且吾不嘗語汝。吾非殘忍之人。有時亦出惻隱。不欲使人以難耐。今

當令此婦人面我。趣前趣前。吾此時怒氣尙未勃發。語已。引鞶鞶其面。余大悅。知所言已効。卽出甬道。呼安司德尼。數碼以外。安司德尼蹲於燈下。聞聲而趨曰。吾夫死乎。嗟夫。幸勿言吾夫之死也。語時。以面向余。淚被其頰。望生之心。至切。余亦悲不自勝。卽曰。生也。女王已以藥蘇之。汝且入面。女王安司德尼入時。獸伏於地。遵國俗也。王厲聲曰。起來前。安司德尼卽俯立王前。久之無聲。王指利武曰。此何人。安司德尼曰。是吾夫也。王曰。何人以彼夫汝。安司德尼曰。兒遵國俗。而夫之王曰。婦人是乃大謬。乃敢夫其人。其人非外國人耶。與爾族殊。若云國俗。謬乃逾甚。汝今聽吾令旨。果汝無知而行此。罪尙可赦。否則立死。今汝安歸爾家。永永不令汝與彼私言。亦不令爾眉稜眼角之間向彼。彼非若夫也。今余尙有第三語詔爾。爾敢違背吾旨者。無論何時。當立置爾死地。因吁氣曰。行也。然安司德尼仍蠢立無動。王又吁曰。婦人行也。安司德尼始引首。然已怒形於色。卽曰。兒不欲行。是人爲兒夫。兒愛之甚。愛之甚。決不~~舍~~去。今問王以何律令兒舍吾夫而去。余此時見王已大怒。顛不可止。知有後

命。卽曰。王當慈悲。此亦生人應有之情。愴。王亦以臘丁語報余曰。吾尙有仁心。不爾者。死久矣。語已。復謂安司德尼曰。婦人。汝仍行。且速。勿待吾毀爾生命。爾以何地來者。仍返於何地。安司德尼曰。否。不行。且大聲曰。彼爲吾。有吾得之。爲夫。且拯其命。王有權力。固足毀我。我決不以吾夫及吾生而許王。且永永弗許。余瞥然見王似以手抵安司德尼之首。而安司德尼已顛頓。髮際現三指印。深陷作白色。女以手自抱其首。狀如中惡。余呼曰。天也。此非人所爲。王不語。亦不怒。少須言曰。哀哉。無識之僧父。汝胡不再思。我詎無力足以殺汝。汝試取鏡視之。時利武牀上固有薙髮之鏡。王曰。何利。汝以鏡授此婦人。視髮際爲何物所擊。余卽以鏡近安司德尼。安司德尼視鏡中。立偃於地而大哭。王微哂曰。汝行耶。抑待吾作第二擊耶。試觀吾已有指印在爾額上。作白色。卽待爾髮白如銀。而此印。吾尙能辨識也。設吾更見爾面。則爾之骨。將較指印爲尤白。此時女。王神威毅然。令人起粟。而安司德尼。悲慘萬狀。獸行而出。王曰。吾至愛之何利。汝無須恐。且待彼行。吾再告汝。吾實無妖術。天下亦決無所謂妖

術者。是蓋吾之權力。爲爾所不能知。須知吾以指印加其首。卽印其心使之戒懼。不爾。吾早已斬決之矣。今茲以奴將吾夫至吾臥室之次。吾始能旦夕伏侍其人。且摒擋物事以待其醒。汝亦同行。並爾之僕。然須留意。勿洩吾之生平。及語吾夫以安司德尼安往。卽吾身世。亦當少洩。勿復喋喋。凜之凜之。汝性命繫屬於此。王語已。跳躍如行尸而去。余留石室中。厥狀如癡。蓋安司德尼之行。及王之武怒。深可畏怖。余遂自念。殆吾癩發乎。余方抑抑問。而啞婢已羣至昇利武。並余之行囊。狀至恹恹。利武所居室。卽在女王臥房之後。余似曾窺見。知女王臥室必去此未遠。余是夜卽宿於利武榻下。利武瞑然如死人。睡味至醜。余則亂夢疊出。凡所歷之危境。歷歷皆見。而最所震懾者。則王之兇。撲安司德尼如巨鱗之瞰人。指印儼然可辨。而余驚悸之狀。直印中心。至於今日。臨池著書。尙覺女王怒目兇視。使此安司德尼。殼棘如死人。離此行尸而去。其次所夢。則身在萬骨之中。似此尸窆中。鬼皆起立結隊而行。狀若巨鎮之兵。陽光激射其脇。色皚皚然。羣鬪體列隊入科爾之城。繩橋立下。骨聲鱗然。渡

橋入城街衢。至廣闊。樓閣。周歷宮闕。其境象萬非凡人所覩。唯鬪體入時。乃無迎迓之人。而重樓邃閣之中。亦無宮嬪出入。但聞有啾啾呼詈之聲。謂科爾亡矣。羣鬪體既穿貫此城。仍遵大道。復轉至繩橋之上。夕陽已落。羣骨復入坎。陷二目深綠。爲斜陽所照。狀如蛛之多足。漸漸旋入坎中。重疊而下。余已驚醒。而顛見女王已立牀下。俏影極修。余復交睫。睡乃至。酣及於遲明。精神稍長。而女王所言利武宜醒之期亦至。女王復蒙紗而前。言曰。何利。汝不見彼人將醒乎。醒時則寒熱盡祛。病亦盡去。王言未竟。利武已欠伸張目。覺有女人俯視其上。利武卽抱而親之。余知利武必誤。以爲安司德尼。而利武果作亞刺伯言。呼安司德尼。且曰。爾胡爲以紗蒙面。詎齒病耶。語後操英語曰。吾饑甚。愚哉。佐北胡不來。且吾身近宿何所。佐北曰。吾誠歡誠喜。面此小主人。佐北此時放膽犯女王之前。而告利武。覺女王陰氣凜然。矗立其前。佐北曰。利武主人。勿更言。大病新愈。不宜多作口語。果此貴人能少歛避者。吾卽以羹湯上主人。時女王尙立榻下。利武愕然。注視女王不已。卽曰。何也。此非安司德尼。安司德



尼。又。安。在。於。是。女。王。第。一。次。發。言。答。利。武。矣。然。第。一。言。卽。作。妄。語。曰。彼。出。尋。一。人。吾  
今。卽。代。其。人。爲。侍。兒。以。事。汝。然。以。阿。爾。莎。挺。然。如。尸。之。身。又。作。顫。聲。以。答。利。武。斗。然  
已。醒。顧。尙。飲。湯。未。言。飲。旣。復。臥。直。至。薄。暮。更。醒。乃。始。見。余。卽。問。及。前。此。之。事。余。力。抑  
之。不。爲。答。然。利。武。精。神。已。大。定。余。遂。略。言。病。狀。及。所。閱。歷。事。女。王。亦。在。側。余。遂。不。更  
言。但。曰。此。爲。國。都。女。王。實。以。殊。禮。見。款。至。以。紗。自。羈。則。素。性。爾。爾。不。足。怪。也。凡。此。之  
言。余。不。敢。操。亞。刺。伯。語。但。作。英。語。且。出。之。雍。容。防。王。見。疑。蓋。余。凜。王。預。囑。之。言。故。不  
敢。率。意。以。逞。明。日。利。武。病。起。一。切。均。如。恆。狀。創。痕。亦。瘳。以。年。少。氣。壯。雖。經。巨。寒。巨。熱。  
初。乃。無。損。益。以。女。王。靈。藥。病。已。立。祛。質。言。之。爲。期。亦。未。久。故。亦。不。至。沈。瘵。忽。憶。及。曾  
經。淺。澤。之。間。精。神。昏。忽。得。安。司。德。尼。左。右。其。身。則。心。感。不。已。時。時。向。余。索。安。司。德。尼  
迹。其。安。往。余。不。敢。猝。答。以。利。武。第。一。次。醒。女。王。卽。呼。余。入。室。以。嚴。厲。之。詞。詔。余。曰。凡  
諸。瑣。語。必。匿。勿。告。利。武。且。多。立。誠。誥。知。少。洩。其。祕。禍。且。不。測。未。幾。又。呼。余。誠。飭。只。三  
數。語。答。利。武。俟。彼。宜。言。之。時。自。當。以。至。情。告。利。武。此。時。女。王。情。態。都。變。一。如。凡。女。余

知女王將追迹二千年以上之情人。與之儷合。但未知其期爲何時。則不敢預料。第以目前覘之。初無逼切之狀。甯靜溫柔。卑下如媪婢。較諸前此猖傲之狀。乃大異。低聲柔氣。足恭無倫。長日矐近利武之旁。示其親愛。余竊窺利武之意。疑駭正與余同。則張目注視女王不已。似不審女王之所自來。余但曰。王美足以愛弄。實則吾不待言。而王之貢其媚態。已足使少年之利武。瀕於極險之地。其不能自制之心。與受病時無異。然又分心及於安司德尼。則兩情互激。不可自止。然利武之心。實偏安司德尼。謂此女義而有情。足以銘諸胸臆。設非此關懷者。久已爲女王所羅。入諸情海。然利武雖愛女王。實懷虞心。厥狀亦如余。又疑女王行狀。大類瓶片中所敘者。則時探余以狀。至第三日著衣時。出言如暴雨傾注。余力推不答。但令其面質女王。至於安司德尼事。則矢言不知。是日晨餐。利武健啖不已。遂同往朝覲女王。以王有前諾。無論何時均許入覲。入時。王方偃臥石榻。余掀簾。女王立起。張臂迎余。實則非迎余。迎利武也。余此時與王甚落漠。但以冷眼覘之。亦良佳。女王行不成步。狀似跳擲。力犇

此英國少年之身。此少年病起。方衣荷蘭絨之衫。雖半爲希臘之血。若英種中論之。再無美似利武者。利武初不類希臘佻儻之少年。雖乘母氣而來。然媚中帶肅。身既高碩。胸復壯闊。無荒儉之容。面目尤英偉動人。阿馬哈格人稱之爲獅。其喻至肖。此時女王作媚聲曰。吾歡迎吾夫。且爲新客。尤喜爾今日尙能駢足立於地上。且爾當信爾病之危。實吾援爾。苟非我者。汝焉能直立於此。今大險過矣。均吾衛汝之功。王似尙有言。卽改口曰。汝今如何。王意欲令利武作致謝語。利武聞言。低首作亞刺伯語。謝女王曰。王仁慈隱惻。拔此垂死。不相識之人於病中。女王作媚聲曰。否。當怪天公之不道。乃留此美少年。括天下之美。注之爾身。吾尙何力之來。唯汝能至此。吾樂臻於極地。利武忽作英語呼余曰。老友。此名妹。溫雅極矣。吾身似入丁香花網之中。老友亦聞得此香。否。噫。嘻。天乎。此一雙玉臂。世乃無復此匹。余作勢示利武使之鎮靜。余已見女王二目瑩然。疑利武譏諷之。旋卽言曰。吾敢信吾之厮僕。侍奉君子必且無闕。果此鄙陋之區。能以物安君子者。吾無不祇候。今君子心中尙有何嗜。利武

曰。女王。吾敢請問彼女子安在。彼女長日侍吾。胡久不見。女王太息曰。彼女耶。吾已見之。唯不知其所往。彼女但告行。行又焉測。或歸或否。均未可卜。至於躬侍。一久病之夫。爲事良苦。矧此野蠻之婦人。心性匪定。又奚足恃。利武聞言愀然。卽作英語謂余曰。奇哉。卽面女王曰。吾乃不知其所以然。此女子與吾相依久。情頗繫。屬女王微哂。作嬌態。亂以他語。

第十九章

言次多絮語。余亦不復省記。意女王自祕其情。不欲盡吐。悃款已而告利武將有跳舞之事。用娛上客。余聞言愕然。知阿馬哈格一族凡有跳舞之事。動必殺人。良非佳事。卽不殺人。亦必異於恆狀。語旣且出。女王曰。利武。或且欲窺吾洞中奇景乎。遂起行。且召佐北及俾拉藜。行次所見。則大異於前。所歷者洞孔。孔如蜂房。顧大小不異。余卽萬骨中更歷一甬道。通一穹門。似卽科爾之城。而平民駢死之骨。乃大異於貴族之灌尸。間至無片麻以蓋體。每一穹門中。積古骨可五百餘具。其狀如受戮後爲

京觀者。利武覘之爽然。謂天下更無奇觀逾於此者。尤能使人警醒血肉之身。知將來收局之見狀。而佐北則木然如無見。以身歷萬險。驚悸已極。故亦麻木不之視。且見過去之人身。舍世界而長眠於此。俾拉藜則從旁溫慰。請其勿怖。謂吾輩之躬。不久亦同此狀。且曰。先生。凡吾所言。初非昧理。吾卽譚俾拉藜語示佐北。佐北曰。人類收局固爾。然生番之食人者。尙留骨乎。余笑曰。然。佐北歎息不已。尋歸而就飯。已下午四句鐘以外。余亦苦飢。利武尤甚。六句鐘時。余同佐北候阿爾莎。阿爾莎忽示佐北以水中現相。佐北愈恐。蓋女王夙聞余言。知佐北有同懷十七人。物故其十六。卽令佐北冥想兄弟姊妹生前之狀。思已則面水而觀。且令就水次凝思。前此兄弟姊妹死病狀態。忽見其兄弟之狀。其記憶清醒者。則形貌都存。或殤者小兒。水中已長成作偉形。或思力模糊。而水中之影亦不可辨認。但能略具其迹。蓋水中幻相。隨腦力而幻。凡腦力所不至者。見形亦寡。雖以女王之詣力至此。亦不能於腦力不審外。極意求多也。卽欲水中鑒人。亦必人至而後得之。不能虛構而成象。卽如前此余舟

至時。而王適思前夫。髣髴中已覩來舟。第此術王自神會。不能使人人皆會。綜言之。王。之。能。力。亦。不。過。如。此。而。已。至。於。吾。國。議。院。之。巨。教。堂。之。偉。一。一。告。王。王。極。力。思。致。皆。不。能。於。水。中。得。之。卽。余。於。水。中。覓。影。亦。頗。模。糊。不。可。辨。認。綜。言。之。空。中。樓。閣。王。亦。不。能。造。影。而。成。形。佐。北。不。審。此。中。之。妙。木。然。以。爲。妖。術。然。佐。北。之。能。見。其。骨。肉。之。殘。魂。余。至。今。尙。猶。憶。之。方。佐。北。見。鬼。影。而。號。而。女。王。則。驚。笑。不。可。止。惟。利。武。頗。不。悅。茲。事。以。手。掠。髮。深。疑。其。故。於。是。者。可。一。時。許。已。而。佐。北。先。行。啞。婢。已。入。作。勢。示。俾。拉。藜。求。見。女。王。發。令。令。獸。行。以。入。俾。拉。藜。匍。匐。入。言。舞。場。已。備。守。候。女。王。及。新。客。臨。觀。衆。聞。言。皆。起。女。王。以。黑。衫。加。白。紗。之。上。此。卽。當。夕。竊。窺。女。王。對。火。而。咒。誓。時。所。衣。者。也。舞。場。據。大。石。巖。之。上。下。臨。大。穴。衆。邈。迤。向。石。巖。去。洞。口。數。武。之。外。列。三。高。座。余。及。利。武。與。女。王。同。坐。四。瞭。無。人。夜。色。頗。黑。月。輪。未。上。余。私。疑。何。由。得。見。跳。舞。之。人。女。王。笑。曰。少。須。當。見。王。言。未。已。忽。見。四。周。皆。人。影。似。秉。火。炬。其。焰。熊。熊。然。人。影。出。時。而。火。光。去。其。手。可。數。尺。以。外。數。可。四。五。十。人。狀。如。地。獄。獮。鬼。利。武。一。矚。已。知。卽。呼。曰。天。乎。此。

焚尸也。余聞呼細審果爲枯腊。其發光於外。卽焚穴中。舊灌之尸。此四五人已齧集去。余座處可五十餘碼。聚尸大焚。厥聲烘烘。天下竟無膏油之力。足抵此久枯之腊。余忽見有一壯夫。舞人斷臂投於深黑之處而止。蓋以人臂燃洞口之燈。燈亦非燈。則挺然一婦人之尸。死髮受火。立然以次連絡而入。可十餘尸。口鼻之間皆吐凶醜。蓋髮旣受火而腹中所灌之藥料亦立然如煬竈幽光。眞冒洞口而出。余思女王此舉。卽同古之尼羅王虐待基督教民。燒以爲燈。四照園林。今夕之狀亦殆類此。特非生人耳。若形容其凶慘之狀。余亦無筆足以敘述其狀。述之適以戕滅生人之仁綜言之。但曰可怖而已。今夕合往古之死人焚之以媚生人。匪特死人非益卽生者亦何樂之云。果如今夕之結局。則古之亞力山大至於此際。亦不過煨燼而已。由此觀之。吾輩身後亦正茫茫難料。使人生鄙薄後人之思。後人果受撫育之恩。異日皆如此以報我者。又將如何。雖然爲事野矣。但以見狀覘之。亦不無少悟。吾讀其洞中之碑。此科爾族人其興也勃然。顧其澌滅亦不旋踵。果非人數多者。經女王二千餘

年之跳舞。胡乃未盡。時餘尸積漸成灰。成灰亦僅二十分鐘以外。一焚至踵。卽取而擲去之。復取他尸。補入其數。焚至髀節。爆然作響。射磷至數丈以外。自烈焰中直徹洞之幽處。黑影中見阿馬哈格種人往來。移尸大類。冥曹之鬼。隸余二人相視失色。心顫而魄震。此蓋爲余生平所未經之閱歷。此時心懾洞中昏黑。目則翹盼空中。似有無數陰靈。號煩冤而求仇復者。阿爾莎大笑曰。至愛之何利。汝以爲異乎。然余此時尙能支柱阿爾莎。復呼曰。試更觀之。此吾作後來之局。以示爾世。有何人能測身後之如何。但幸生一日。卽一日樂耳。豈朽骨委諸重泉。卽爲收場之日。又安知無人取而焚燬之者。汝試思此種久久爲人所不省記之貴族。及其命婦。當其生時。華耀震於一時。人人皆柔脆之身。軀又烏知留爲野蠻膏燈之用。汝不觀加面具之舞人。至乎今燭光四燦。優伶登場矣。語未竟。余果歷歷見舞人作二隊入。據火光之中。男女各作列。列數可百人。所衣者均豹鹿之皮。列隊上時。嚴靜無聲。雙行相對而立。已而作鬪。舞陰風颯然。余口不能宣。但筆之書曰。二足高下而已。行列旣亂。不能謂



之跳舞。蓋此族人長年穴居。顏色既異。性情亦別。凡戲劇之事。要皆陰慘之狀態。第一齣作殺人狀。第二齣卽生瘞殺人之罪人。罪人穀竦不甘受瘞。厥狀令人人生其憎惡。跳舞垂已。則爭圍此生瘞之罪人。而罪人蹲於火次。忽爾變調。場中闖一多力之婦人。在舞人中狀態頗偉。如發狂易。且行且呼曰。我欲得黑羊。衆趣以黑羊來。語已臥於石上。白沫噴出。仍呼羊不已。要求至切。於是衆爭集視。猶有在靜處仍作跳躍者。衆中忽有人言曰。此婦人鬼也。吾輩趣投以黑羊。鬼乎當靜候。少選羊至矣。然此婦人仍呼曰。羊來。羊來。復有人答曰。鬼勿號。羊立至。如是久之。卽有人在牧場中引羊。羊亦作聲而鳴。婦人呼曰。其羊黑乎。引者曰。然。其黑如夜。衆且駢列。勿令鬼目所矚。此羊多白點。腹中亦間有之。鬼且更候一小時。卽來刲羊。衆取盤承血。婦人呼曰。羊哉。趣飲我以血。我之嗜羊。汝不知乎。且賜我以羊血。衆忽大呼曰。羊死矣。卽有人以血飲鬼。鬼尙吐沫。奪而飲之。狂易立止。一如完人。乃不知病之所自來。張手而笑。入於舞人之羣。復跳舞於火邊。余覘久不能耐。幾積而成瘴。方欲辭女王。忽見一人

作巨猿踴躍以搏獅。復見一人衣羊革。一衣牛革。其次則鹿也。羚羊也。及山羊與他生物。其後隨一女子。衣褒衣。有光照人。曳長裙於地。乃更跳舞。衆獸亦皆作聲而和。久而未已。跳舞酣時。余啟女王曰。能否許吾往觀人膏之燈。女王許可。余與利武遂行。乃左轉。受焚者但有一二尸。觀已。慘然歸座。忽見衣豹革者踴起。入黑闇中。出於二尸之間。余異而隨之。豹忽人立。作聲呼余曰。來。余甚審其音。知爲安司德尼也。利武不告之。余從豹人入。諸黑闇。余亦隨行。豹行可五十步。去火光稍遠。利武追及安司德尼。安司德尼微呼曰。夫也。吾幸見爾矣。且靜聽吾語。吾命殊危。已握諸萬人同尊女王之手中。大猴或告汝以女王逐我之故。嗟夫。吾夫。吾至愛吾夫也。若以吾之國俗。君誠爲我夫。且吾拔吾夫於死地。夫乃忍棄我。如遺耶。嗟夫。吾至愛之情。人安忍棄我。利武曰。吾焉能棄。且吾久已伺汝矣。今同行。往謁女王陳情。安司德尼曰。不可。王且見殺。夫乃不悉女王之威力。大猴在彼。當能知之。大猴固嘗見王所爲。嗟夫。吾夫。當傾耳聽吾言。今但有一策。果吾夫有憐我之心。與我同逃。渡此淺澤。卽在此。

時。或能免脫。余卽曰。天乎。此安可者。安司德尼曰。勿信大猴言。趣行趣行。時尸氣已近。余曰。女王當已聞之矣。安司德尼方脫去豹革。以首枕利武之腕。余已見安司德尼額上。三指印於星光之下。心爲凜然。知利武中心無主。見色立迷。然而女王至矣。嗤嗤作笑聲。余駭。顧曰。殆矣。其後隨者爲俾拉藜。尙有二啞童。余大驚。幾仆於地。知此局之終。必爲深悲極慟之劇。余命首先莫保。然安司德尼此時。情人已爲女王所得。則以手掩目。利武亦戰慄無色。狀如入穿。

## 第二十章

萬景皆寂中。幾爲余所不能忍。已而阿爾莎發聲語利武曰。吾夫何覩。覩如是。汝觀獅與豹戲。愈乎。利武操英語曰。苦哉。女王面安司德尼曰。汝勿實相告。吾固已赦爾矣。則以手指新出之月曰。汝胡不借月力。燭爾額上之白印。已矣。已矣。舞亦竟矣。燭亦燼矣。百事皆畢。諸尸成灰。汝乃敢於此時。貢其愛情。安司德尼余之奴。斯吾夢想不到。乃有人忤我。我初料爾已舍我而去。而安司德尼作哀憐之聲曰。王勿鄙我。但

殺我足矣。王曰。否。吾何爲殺爾。爾愛情方熱。立歸冷穴。此事未愜吾意。王語已。示勢於啞僮。僮立前反翦安司德尼。利武力前推一啞僮於地。以足踐之。握拳將毆其第二人。女王曰。客身手。大佳。客大病新瘳。乃如是。多力耶。吾今乞客勿死。此胯下之人。吾詔彼勿殺。此女是間夜氣。濃胡不同。至吾寢室之內。至爾所親愛之人在理。亦當爲吾愛。余遂前拔利武。釋此啞僮。利武遂及余與女王同行。入洞。舞人已散。但見骨灰燦於月影之下。未幾及王寢室。余思決有傷心之事。立顯吾前。女王坐於榻上。麾佐北俾拉。藜出示啞女。然燈後。令皆出。但留一婢立侍。余及利武與安司德尼同立。安司德尼立稍左。女王曰。何利聽之。汝不嘗聞吾詔命乎。胡以尙膠糾至是。因指安司德尼示余。且詔安司德尼曰。汝當趣行。復指余曰。非何利爲汝乞命。汝早罹刑戮。吾本不欲赦爾也。復詔余曰。汝不嘗觀今夕事乎。趣告我以實。雖有蕃變之情。亦不妨明示。吾不汝斥。余呼曰。女王。此亦偶然事。其中曲折。吾乃弗知。女王淡撲言曰。吾頗信汝。惟爲汝之故。故違彼人之命。由今觀之。則罪案仍在彼人之鼻。利武忽抗言。

曰。吾乃未知其人之有罪。彼非他人之妻。以禮言之。已爲吾妻。亦沾此間之敝俗。請問究有何失。因稱王曰。媼聽之。凡彼所行。均我行之。果彼有罪。吾亦宜連坐。利武語時。且大怒曰。實相告。果媼發令。啞僮輕犯彼人之身者。則我立碎其軀。女王聞言。凝思。立如水之成冰。嘿然無言。迨利武語既。女王面安司德尼曰。彼婦尙何言。愚而不自檢。汝身輕如羽毛。乃燎諸慾火之上。令之輕颺。與我願欲之狂飈抗噫。異哉。吾爲汝之故。至於聰明頓失。乃不解汝何由竟萌此念。余此時嘿觀二人之爭。知此安司德尼生命已握女王之手。其事了了。然此女愛極妬生。亦饒有權力。與女王抗。亦不計其仇之威。鱗百倍於己。仍矗立不動。似萬無可望之中。尙力與仇忤。長呼曰。女王。此事實。臣爲之。語時。氣甚傲岸。力抵其豹革於地。口中猶抗言曰。臣之愛情較地宮爲邃。卽臣之生命若不隨是人。則雖生由死。故敢身犯百險。從此良人。今亦知觸王之怒。然臣滋甘以生命犯險。彼人之心。盡已屬臣。且與臣擁抱。尤語臣。至今愛力尙繇繇未已。女王聞言。自榻上起而復坐。安司德尼忽大聲曰。臣未有妖術。亦非女王。

亦無長生不老之丹藥。但以婦人赤心其力至重。能深沈於情海之底。嗟夫。女王須知女子之目。燭物極靈。能自女王障面之紗。參徹王之心迹。王且靜聽。臣言。王亦深愛此人。故力毀臣。以臣生卽足梗王情慾之道。路臣今死矣。願入於黑暗之中。卽使無知亦甘。獨往。然尙有知者。則有一點之靈光存吾心坎。吾卽以此靈光爲燈燭。見吾夫之情。愫至於將來之事。吾雖不與知。然事局如展圖畫。了然在前。臣自第一次識吾夫。卽知吾夫定情之物。但貽我以死第。遇此良人事。出不意。吾烏敢畏禍而卻去。方其嫁夫。固已知死期之良。邇今茲至矣。吾身已立死。運階級之上。亦知王之殺人。決無善果。縱王之美。如陽光之掩羣星。然吾身實屬是人心坎。卽以今世論。謂吾夫眼中必有王。謂王爲妻者。吾決不之承。蓋王之氣運亦驟。語至此。大類女巫。垂死狂易頓發。復大呼曰。我知王收局也。安司德尼語後。女王抗聲而答。余慄然不敢正面。時女王已立伸其兩臂。指安司德尼。安司德尼顏色頓變。戰不可止。張其二目。彷徨無主。鼻掀唇白。而女王仍不言。但以手指之。卽王身亦顫白。紗簾簾如落秋葉。

之聲。王目長注。此女安司德尼。忽以手拊其首。輪轉不已。立仆於地。利武及余。馳視安司德尼。僵矣。死狀若爲電力所震。抑或女王有禁勒之術。則不可知矣。利武愕然。不知所出。移時略定。而怒色勃發。爲野蠻之嫚罵。趣擊女王。然女王已前備。以手指利武。利武立仰跌。余懷。此時非余止之。且立顛。後此利武告余。經王指時。胸際如中巨拳。魂魄不期而震。此時女王作呢聲。語利武曰。客幸恕我。雖少加懲警。是亦存吾之公道。而利武以手相撲。言曰。吾能恕爾。厲鬼之妄殺人。以天理言之。吾有能力。卽當殺爾。語時長歎。女王復作呢聲曰。客安知事理。吾之留爾。正客宜修禮讓之時。客爲我情人。克力克得。爲世最美之人。吾留生命至二千餘年。待客之至。至於今日。乃復面吾。言次。指安司德尼之尸曰。此死婦。乃敢介我兩情之間。故納之土。吾夫亦解之乎。利武曰。僞哉。吾名非克力克得。蓋威英西利武也。先世有人曰。克力克得。女王曰。然。爾祖果克力克得。言出爾口矣。然則汝固爾祖輪迴之身。卽吾至愛之亡夫。利武曰。我非克力克得也。克力克得固爾夫。或與爾有涉。若我果爲克力克得者。決不

需爾。但得地獄中沈滯之幽魂。當較汝爲勝。女王曰。克力克得。汝果如是乎。汝惟不見我久。腦筋中乃不審有我。克力克得。須知吾貌非惡也。利武曰。汝爲殺人之人。吾恨爾已深。不願更覲爾面。且爾美何涉於我。我恨爾深矣。女王曰。但一小時中。汝當長踞吾前。且矢言愛我。語次格格而笑。且曰。來世無更佳於此時者。吾今卽在此死。婦之前請試驗其事。克力克得。汝來。女王輕聳白紗。盡落。留其半裳。束以蛇帶。奇光煥發。豔乃奪人。如愛神。凌波而立。又如葛立。墮停於雲母石之上。又如美人之豔魄。出諸愁臺。以眼波。正注利武之目。利武握固。立懈。怒容亦立釋。始而愕。繼而悅。已乃贊美。似遲遲有所思。覺女王美色之力。直貫入利武心。房引之而出。余固知女王之媚力。亦曾爲女王所困。不能以年事稍長。以自制。果有時。更爲彼所迷。亦將再賁其醜態。惟王之豔情。初不屬余。而余心。詎能置之勿思。質言之。余此時中心。亦裂如發狂。易嫉妬。不已。果前與利武競媚。女王自問。不亦恥乎。蓋此婦人之力。幾足毀余素行。凡人經女王一注。匪不眩惑。以女王之美。誠有過人。萬萬者。然余亦自掙。俯視地。



上之伏尸。聞利武大呼曰：天乎！汝乃人世之美婦人也。女王曰：諒哉！此婦卽爾之妻。語時以兩臂加利武之頸，媚乃無倫。利武注視不已，且行且近，斗見地上伏尸，心復聳然，却立弗進。嘶聲言曰：吾何由有此汝？非殺人之人耶？地上之尸眞愛我者也。余見利武語雖如是，然舊恩已漸忘矣。女王曰：彼何足惜？發聲如溫風之微，振林葉。再言曰：此亦何尤？卽吾有罪，何妨以吾之美貌乞吾夫赦我？卽云奪人情愛，其端亦肇自爾罪。蓋由爾今悉取此罪歸之吾身，且置此勿念。復引手加利武曰：來。句數秒鐘後，兩情已洽。然利武尙欲倔强，逃此情網。顧女王之眼波較鐵網爲嚴，美而且妖，以深情直搗利武之心，抑其心力，不令更逞。且卽在亡妻之側，以百身代死之人，行此無情之事，發之爲終身之玷，而利武乃不恤人言，若罪惡交糾，其身令之爲不義。則此女妖引人爲惡，較諸宵小爲有力，且其美傾人世，無其匹。余復引首視利武，見女王已投身利武之懷，脣吻相接。利武已貢其全身於殺人之人，自是夕爲始，永永醫諸女王，不留寸膚矣。大類忠臣舍身爲國，盡瘁其所有，而惟國是爲，並舍其靈魂，填

彼慾窟猶樹藝之求收穫情慾之華納諸女王手中此時女王起脫利武之懷抱自矜其勝著且指女尸曰克力克得吾不言乎但一小時汝已屈膝有是事耶汝計其時爲時豈久利武無言羞赧已極然雖羞而心仍屬余於此夕乃洞曉物情增無窮之閱歷於是女王第三次笑矣復蒙其紗示勢於啞婢婢方停睇不瞬承旨而退少須復入隨二奴女王示勢於是一婢二奴挽死者之臂而出利武目送其尸遂以手掩面余見狀而駭似安司德尼之尸尙張目以視吾二人之所爲女王正色言曰尸由此出彼婦已矣尸出簾垂室中一無所見女王復脫其紗則歌亞刺伯新婚之歌聲至穠婉以英文譚之殊難實則此歌宜編入樂章不但諷詠而已歌凡二節一爲泛詞一爲切己之言余約記其詞曰愛情之灼灼如沙上之華兮華由亞刺伯蘆莖一開卽落如麻兮花開斥鹵似無生之氣兮光華四燁若孤星之明天際兮上有太陽爲吾神兮更推而上則爲上帝之靈兮迴聲之來情華萌芽兮嗟夫情華爾今果萌芽兮誰過吾前情華向彼而傾斜兮采兮采兮花房之上蜜交加兮渡此沙漠歸

爾家兮沙漠止兮情華死兮遙遙天涯但有愛情無時已兮清光籠霧彼何物兮愛  
力成華華簇簇兮長夜漫漫望惟獨兮獨望何爲愛之篤兮舍此愛情情皆虛兮虛  
情猶影過水而徐徐兮風兮空兮我何所思兮孰知愛之輕重定何如兮根諸已心  
以神爲居兮卽此二者之間覓得安樂而求舒兮美貌如星光斗墟兮美之爲用均  
有餘兮何人能知星之起何嚮而落何趨兮曲終後女王以手拊荆武之肩復變前  
調縱聲而歌曰嗟夫吾歡吾愛歡之心久久而不忘兮天乃輸歡於我寘我旁兮吾  
曾見歡謂可永相望兮胡爲見奪去堂堂兮吾寘心性俟歡於陰房兮曝我相思種  
子於雲中之秋陽兮灌之滋之憑我酸淚之汪洋兮達之宣之導以學問使毋傷兮  
今茲萌孽行成穰兮實且碩大俾我嘗兮沈沈幽宮長毫芒兮千載萬體獨秀挺而  
延長兮余惟積思成痼乃獲此慶兮死而更生復出而徜徉兮余樂自是且無央兮  
彌望蒼綠咸垂楊兮與歡攜手行乎織草之場兮見曦出夜天蒼蒼兮山峯疊翠親  
曙光兮嗟夫吾歡相將同行過春日而攬春光兮其榮乃如加冕之帝王兮凡今之

人。咸。我。望。兮。既。驚。吾。豔。且。震。吾。才。矐。其。目。眩。兮。自。茲。以。往。吾。輩。威。力。如。震。雷。之。起。於。大。荒。兮。又。如。駿。馬。在。御。馳。康。莊。兮。爭。唱。凱。歌。喜。如。狂。兮。笑。聲。騰。起。若。初。日。之。旭。於。高。岡。兮。歌。聲。相。續。耳。洋。洋。兮。吾。力。所。嚮。直。偪。於。扶。桑。兮。前。乎。前。乎。炫。榮。耀。寵。如。錦。衣。而。繡。裳。兮。永。吾。日。之。昭。昭。終。至。於。夜。色。之。茫。茫。兮。歌。已。餘。韻。尙。裊。於。石。室。之。間。余。聞。歌。至。不。能。自。忍。女。王。曰。吾。夫。或。不。信。吾。言。乎。又。或。以。吾。爲。戲。術。以。惑。汝。並。無。所。謂。長。生。卽。爾。亦。無。更。生。而。尋。我。之。事。今。不。當。作。如。是。觀。請。祛。其。疑。團。而。去。之。吾。今。決。不。諱。已。罪。知。前。失。之。出。於。無。心。也。惟。恆。人。之。冒。罪。叢。過。爲。白。日。所。淪。久。亦。頓。忘。其。非。而。吾。之。靈。魂。雖。久。獨。不。敢。作。妄。語。以。愚。吾。夫。脫。使。吾。目。盡。矐。寘。諸。黑。闇。之。中。或。加。以。樊。籠。而。不。塞。吾。耳。則。目。與。耳。之。所。接。咸。能。悉。爾。之。音。容。自。爾。聲。出。能。使。吾。靈。性。頓。啓。如。鶩。築。之。喧。闐。卽。使。更。塞。吾。聽。復。令。數。千。人。爭。拊。吾。額。吾。皆。知。其。非。汝。卽。置。爾。於。千。衆。中。吾。皆。能。捫。索。而。得。卽。使。感。覺。都。泯。盲。也。啞。也。聾。也。腦。力。亦。亡。然。一。綫。之。靈。尙。在。尤。能。自。呼。其。天。良。謂。吾。夫。來。也。吾。夫。識。之。彼。視。爾。之。人。長。日。觀。爾。直。至。於。夜。色。尙。展。而。後。止。

卽爾在夜景之中而吾心亦若晨星之朗照女王語後少息復言曰吾夫之心果尙有疑乎吾則尙能取證於外惟此證太怪將令爾生其疑駭顧雖足駭果立索亦可立得吾至愛之何利卽爾亦可寓目爾二人各秉一燈且隨吾行余此時不知所對知萬狀皆奇亦無奇之足駭遂惘惘取燈隨女王行過廣廳之後啟一幔帳其下有梯級此石洞中恆狀也余隨行履階級石經踐踏久乃成窪至六七寸他處則否心中頗以爲異久立睇其窪陷處女王覺卽曰汝殆疑此石窪何人所踐而成乎噫此卽吾步履所經也或二千年或踰二千年吾每日必蒞如此堅石皆爲吾履蝕矣余駭然不能答天下有柔輒婦人之纖步能穿石耶是必百萬千次之踐踏成此狀耳階級盡處復見一洞帷幔下垂卽余當日偷窺女王煉火之處因帷幔而棖觸往事於是大驚彷彿似見女王煉火之怪狀此時女王入洞洞直一壙余亦同入余將細審壙中狀而又虞其終局之足以動人

## 第二十一章

女王曰。汝輩試觀此爲吾二千餘年臥處也。遂取利武之燈自高而照。光線下射。中見一窟。卽問曰。生火之地。今已燼矣。其旁有石榻。其上有尸僵臥。尸臥處適如榻之長短。尸榻之迎面仍有空榻。與尸榻相距。乃未甚遠。女王卽指石榻曰。吾卽臥是間。歷無數年代。但有巨衫一襲。被吾體。吾竟不死。如已死之前夫。於是夕復一夕。乃與僵尸爲伴。而階石竟爲吾履所穿。然則吾待爾之誠爲何如。嗟夫吾夫。卽爾長眠。吾之事爾猶如是也。今吾夫復生而覩怪事。以生身而面前世之尸。須知年代雖久。吾之事爾則竭誠而盡忠。因問利武與余曰。汝輩心定乎。吾將以尸示汝。余與利武咸無言。相對慄然。女王語已立前。以手引衾言曰。汝勿怖。雖爾視爲奇。然生人之結局。終不免如是。蓋太陽所燭。時見新人。實則人人皆輪迴而來。第人人腦筋中。不能憶及前生事。且地上所用之物。漸以假吾。久乃盡淪入地。蓋無人能從窳窳得其享用。世上僅吾一身。以吾之學問。且借鑒於科爾無數死人之詣力。自塵土中取還吾夫。審夫蠟製之美丰姿。永永存吾眼眶之中。此丰姿本同面具。吾一一能識。惟其能識。

故能力挽已過之汝。行且復來。蓋皆吾腦力助吾之功。今日死。爾與生。爾相遇矣。遇於時光大海之中。果物同者。而時光雖久。亦不能毀之。使異。但有長眠中日月。藏無數之歷史。凡人世悲傷之事。悉泯。使靈魂輪轉。而託生。均不自覺。實生死之爾一也。蓋已過之爾。與現在之爾。合一而無間。如山雪之經陽光。而融合。前此之笑。啼。與今日之笑。啼。猶隔無數高山。迴聲而相合。吾夫聽之。爾爲初生之雛。視已過之軀殼。亦不必震怖。吾之示爾。特示爾前一世之歷史而已。爾今且觀。女王忽掀其衾。赫然見尸。余大震而卻步。而女王所言。則誠不欺吾。石榻上衣服整整。卽威英西利武前身也。余視榻上之尸。及榻前之生利武。毫髮皆肖。唯臥者稍老。餘則無有不肖。至於絲髮之蟠曲亦然。更觀之。此陳尸之面。尤肖利武。平時之睡狀。余曰。天下斷無生人與死人天然無二如此者。遂移目。覘生利武之視。死利武爲何狀。利武注視此尸。至數分鐘之久。期期言曰。趣蓋此尸。女王曰。否。余見女王不類。凡豔直同。仙姝以銀燈照其風貌。卽榻前比較。生死之利武。其聲颯然。余愛極。幾不能制。女王曰。少須之。吾有

物示爾。蓋吾不敢自掩其罪過。何利。汝試啓尸之胸際。吾不呼利武者。防吾夫忌觸。其前死之尸。余聞命顛極似嫚神。媠狀乃敢。敢生人已死之襟。然不得已啓之。則心坎有一創痕似矛鋒。及小刃所刺。女王曰。吾夫聽之。殺汝者。卽我自爾生命立寘之死。當殺汝時。因一埃及婦人爲爾所暱。汝爲彼所惑。以心向之。吾乃不能死。此婦人如殺安司德尼之狀。以婦人之權力視我。偉也。吾憤極。不期刺刃爾胸。自是以來。永。永。悲。慨。至。於。今。日。以。待。爾。至。爾。果。至。矣。今。乃。更。無。一。人。格。我。質。言。之。吾。自。爾。長。眠。中。更。令。爾。生。但。不。能。永。永。長。生。以。長。生。之。術。無。可。傳。授。惟。既。死。復。生。則。轉。轉。皆。少。年。之。時。代。夫。惟。少。年。得。永。日。故。能。壯。而。得。產。百。事。皆。美。似。此。韶。光。凡。人。所。未。歷。者。汝。皆。歷。之。卽。後。人。亦。不。能。及。汝。然。必。有。一。日。之。息。既。息。而。復。起。則。更。爲。一。少。年。甯。不。佳。哉。汝。試。覘。此。尸。卽。爾。之。前。身。不。知。歷。無。數。世。紀。爲。吾。冷。淡。中。之。伴。侶。今。不。更。用。是。物。矣。以。生。者。在。前。何。須。此。物。然。特。留。此。爲。紀。念。防。余。之。不。省。記。汝。試。覘。之。吾。今。方。坐。享。歡。樂。之。韶。光。女。王。語。後。卽。自。榻。中。出。一。物。物。爲。雙。耳。之。瓶。其。上。有。鞞。鞞。啓。女。王。卽。以。口。



親。僵。尸。之。面。倒。其。瓶。中。之。物。於。尸。上。不。敢。灑。沫。及。於。余。身。留。其。餘。瀝。傾。尸。之。首。立。見。煙。燄。斗。發。滿。室。皆。黑。一。無。所。見。深。思。是。必。確。強。之。水。聞。石。榻。尸。骨。格。格。有。聲。藥。力。已。而。聲。始。息。尸。乃。立。化。但。有。微。煙。結。團。未。散。少。須。漸。滅。都。盡。夫。以。陳。尸。至。二。千。餘。年。之。久。今。乃。僅。見。微。灰。而。石。榻。亦。爲。之。陷。女。王。蹲。於。地。上。把。其。尸。灰。散。諸。幔。外。歎。曰。灰。復。成。灰。自。無。至。於。無。無。吾。夫。死。矣。今。乃。復。生。時。尸。灰。散。落。滿。地。余。已。噤。不。能。言。女。王。曰。留。吾。於。此。爾。輩。思。睡。者。聽。歸。寢。吾。今。夕。尙。當。靜。守。一。物。明。日。當。遠。行。爲。時。甚。久。余。同。利。武。與。女。王。鞠。躬。而。出。行。經。佐。北。臥。室。潛。窺。其。作。何。狀。以。佐。北。覘。跳。舞。時。已。先。歸。矣。時。佐。北。沈。睡。甚。酣。余。思。其。人。乃。忠。篤。而。純。厚。其。人。似。未。受。教。育。者。乃。隨。余。嘗。此。奇。險。已。而。入。吾。臥。室。利。武。自。見。前。身。後。迷。惘。尙。未。清。醒。至。是。不。期。失。聲。而。悲。則。萬。不。能。自。拄。其。悲。甚。於。安。司。德。尼。之。死。安。司。德。尼。生。時。埒。利。武。急。如。束。溼。斗。思。及。此。則。大。怒。不。可。遏。尋。復。悲。悔。謂。己。身。相。對。乃。見。人。親。殺。其。妻。而。莫。救。則。自。責。備。其。身。並。怨。不。應。啓。視。瓶。片。乃。憑。一。瓶。片。之。中。竟。生。此。厲。階。不。能。自。拔。於。尤。悔。唯。女。王。則。不。敢。痛。詈。防。爲。

所聞。以女王之靈。方謂將守一物。疑卽守利武耳。利武忽作呻吟之聲曰。老伴。吾將奈何。時以首枕余肩。狀極悲梗。言曰。吾乃任人殺安司德尼矣。匪特莫助。卽五分鐘中。吾乃自親殺吾妻之兇手。並跨安司德尼之尸而過。甯非卑賤之畜生。復微語曰。慘哉女王。然明日見彼仍作前狀。蓋吾已處彼權力之間。無可免脫。設吾能永永不接其人。則此生亦不思他美大類。磁石之引鐵。息息不復相離。卽使驅吾出此。亦決莫可吾又安能舍彼而行。蓋非吾不行。實吾足不爲吾用。然吾心則尙了了。頗恨其人。卽使未恨而恨。端亦時時而起於吾心。噫。此等情景。令人生怖。是何故者。殆卽吾生之孽。冤至束身自投。而彼卽以我之靈魂。用酬彼美。余聞利武言。始少吐吾隱。謂余心亦幾爲之亂。利武亦恕余不加以嫉妬。蓋美至於斯。盡人皆惑。直無所用其妬。余此時試挑利武曰。逃乎。旣而彼此互商。又以爲無益。以余及利武均莫能遽舍阿爾莎而去。縱使天公以攝力出吾於此。則吾心亦未必遂甘其不去者。又大類飛蛾之撲火。明知其死。顧終不行。又類芙蓉之癡。終日沈迷。不可警醒。方二人縱論時。

一雖明悉其非。幸皆以理自解。而推之夙心。則又不然。勿論天下何人。但於女王啓鬻之時。聞其天樂之聲。宣其儁妙之語。乃能引人入勝。沈諸歡樂之海。與結不解之緣。余之奇醜。固不必言。揆諸利武之少年美麗。又何怪其入此情竇。女王良特別之尤物。恆言有無數之深情。眷注利武。乃忍死二千餘年相待。既聽其言。胡能不委身以報其厚愛。亦知此婦非良。且明明以術殺安司德尼。顧諒其精實耐久之心。則又可恕。律以男子性質。往往以恕字待其所歡。其尤美者。則科罪尤輕。謂種種罪過。皆用鍾情而起。如是不可解之形狀。則併諸利武之身。利武又將奈何在法。唯有貢其心。情與之聯合。爲一氣。卽性命亦不遑恤。譬諸恆人新婚。愛尤加篤。脫以平情論之。恆人亦斷斷無此香福。余今亦無文字足形其美。但云其美大足怖人。彼以天人之夙知。夙能宜有神力。縮人智慧。而地位權力又足以勝人。自能以冕加此少年之首。爲奪而去。綜言之。利武之落此坎陷。初亦無奇。卽他文人遇之。亦斷不能自拔。知美人之力。大足動人之傾倒。卽余亦然。至於今日。猶有一絲之係屬。果能與彼同處交歡。

至一禮拜之久。較之白首相依。尤有甚焉。推而言之。苟有人聞我絮絮之言。斷必以余爲愚妄。脫親自啓女王之白紗爲彼眼波所射。則其人之骨醉魂酥。定必如余。余言蓋普通之言。初無他意。卽於女王。余亦一無所利。卽女王之高拱於上。亦未必使人以媒瀆。恆自言不願惑人而蠱人。用自貶其聲價。余於此二三句鐘間。恆與利武談論奇詭之事。明白相語。乃同入夢。又如聞荒渺無稽之小說。何人能信。甌片中所書。乃使我二人以身試其險。初從荒渺中尋其證據。不圖此美人乃靜候萬骨之中。以待余二人。亦徑至科爾穴中矣。吾思世間。決無人能信利武遇此美人。此美人又歷無數世紀。靜候利武。又孰知二千餘年前。靈魂所宅之軀殼。竟保全至今。爲吾目所親矚。然固明確也。且爲四目所接。余又烏能不信其事。於是幾自咎其躬。謂知識短淺。乃不悉字內有是奇事。然則世言奇事。固有奇。不盡目之爲誣。須知人之寡於見聞者。直同沈睡。百無所聞。守者但有上帝而已。人既無知。無識。上帝則微啓其羃。使善惡之光線閃爍於吾前。令吾自加辨擇也。

## 第二十二章

明日九句鐘起。佐北戰慄入而呼余。見余二人尙生。則大喜過望。余遂告以安司德尼之橫死。佐北言二主人能從萬死得生。則尤幸中之幸。佐北者爲安司德尼所鄙。而佐北亦輕安司德尼。安司德尼恆以亞刺伯鄙薄之言稱佐北爲豕。佐北則以英語斥爲賤品。迨及患難之交。佐北竟不計其舊憾。蓋女王權力之偉。佐北魂魄振。不知所爲。余述安司德尼死狀後。佐北歎曰。吾亦不欲爲敗興之言。彼女王者。蓋古之兇人。否則爲兇人之妻。決非善類。不然。兇禍亦斷不至此。且合此洞窟之人。決無一人能類聖經所云。吾謂此洞蓋鬼國。王則惡鬼之魁渠。吾輩果能脫身出此。眞屬希望以外。然實無路以逃。想此巫精。必不允美少年如利武主人者。使之免脫而去。余曰。佐北。汝聽之。利武性命實爲女王所生。佐北曰。然。巫精之救利武主人。卽取其靈魂。以爲酬醫之具。亦必以術化之爲神巫。茲事非佳。似不宜與此兇人結納。先生聽之。吾昨夕就寢未睡。卽取吾母所賜之聖經。就檢女巫事。讀之驚懼。髮爲之立。

天乎。若吾母果生。必且瞪目以觀佐北之安往。余曰。佐北。此間固鬼國也。時余雖非迷信如佐北。而中心亦爲震懼。以此種事。以尋常物理衡之。實與不可測。佐北曰。先生言鬼國。然也。果先生不以我爲愚。尙足貢其微忱。幸我利武主人不在於此。此時利武

已游散於外

吾翱翔天下。知此間爲世界最窮末之國。吾昨夕得夢。夢見吾父衣寢衣。類

此族之人。手中執弱草。如羽毛。似拾諸地中。以吾昨日在洞口三四百碼外。曾見此草。吾父貌嚴而狀泰。言曰。佐北。爲時竟矣。吾乃不期於是間得汝。噫嘻。佐北。似此凶災。吾乃至此。貫爾鼻。令醒。大非佳事。爾老父奔波至此省爾。爾今勿恤。彼墜行之人。在此爲科爾國衆所承迎。余聞夢兆。卽曰。此若翁第令人謹慎耳。佐北曰。然。吾父所言。正令吾夙備而戒慎。勿令爲人所烹。吾思彼人以鐵盆加人之首。其事可憂也。佐北語時。知死期垂屆。坐而默思夢中所言。余罄數日之力。排遣佐北。乃不能已。已而諄勉之曰。汝特夢父。非夢父。卽爲死徵。脫夢。其外大母者。又將如何。佐北曰。先生何爲見諱。實則未知吾父之行藏。若吾見吾姑氏麻利。姑氏亦斷不爲無實之言。矧吾

父泉下有十七子奉侍。何爲涉遠道而尋我。我知之矣。天下無論何人。終有長行之日。第死此尸窖之中。已屬非幸。況爲基督教人。且吾平日爲忠實之事。求踐其職。苟不爲死父所斥。則死亦晏然。蓋吾爲先生及利武主人之義僕。在理宜得天眷。設有日得脫是間。當永永隨先生左右。至於先生及利武主人。吾父夢中未言及此。或能脫此幽囚。果倖脫。尙望拓少時之思。思我橫陳白骨。勿更尋瓶片。爲苟且之幽探。此蓋吾暢所欲言者。幸先生恕我。恕我。余曰。佐北。此皆無稽之言。勿以無憑之思慮。亂爾腦筋。吾生所見。類此者多矣。甚願託天之福。超茲幽隱。佐北曰。否。吾言非妄。自審爲垂死之人。百凡皆踟躕。不可自聊。亦不知所終局。譬如飲啖。遇毒。乃強食之。如何。可堪。今設身入山穴中。而穴中面面皆刃。雖不觸刃。已先毛戴。況爲必死之符。如彼慘死之安。司德尼非耶。彼女固已死矣。吾今亦歷歷敍其苦況。雖未敢謂安。司德尼之嫁利武爲中禮。亦頗憐其死之寃。言次復曰。吾固知死所。但願不至於烹。余怒曰。何至是。佐北曰。不至是亦良佳。吾非過憂。唯先生所向。吾必後隨。則吾死期至時。

尙能目覩所事。主人之風采。視我主人亦足慰我收局。吾今且治飯矣。佐北行後。余心焦竦至不可忍。蓋此老佐北。自余目中所見。實至敦厚之人。匪特非奴。且可爲友。彼若有險。則直以物覷我喉際矣。時與佐北辯論久。佐北歷歷自信得有死徵。雖其事未顯。然如初弦之月。佐北則確信其有圓滿之時。以身入死地。已拚此身爲犧。無得生路也。余自經佐北一言。環覘此間風物。中心亦爲之寒栗。無論佐北凶徵能驗與否。以勢決之。終非佳兆。已而飯熟。利武亦歸。佐北佯歡自解其憂曰。吾乃能目覩二主人歡樂。使我無聊之思。少爲解拓。飯後復出散步。覘土人布種種稻。用爲俾酒。其狀甚趣。人以羊皮爲囊。束諸腰膂。行於田中。播種於田。此在余慘怛中。得見農夫。自謂尙有生氣。覘已而歸。遇俾拉藜於洞門。言女王傳見。余遂入面。女王雖凶傲。色良霽。余見王亦如常禮。侍者出後。女王去面紗。引利武與之親吻。利武夜來固悲酸。及見女王。則親愛逾恆。女王以手按利武之首。眼波注視。厥狀甚親。且曰。吾夫。爾心獨不疑駭乎。吾力能令爾我不分。我卽是爾。爾卽是我。亦信之乎。第一節能令爾身



如我。永永不死。以我非能死之人也。唯此等事須與時光力爭。而時光之迅。本能貫人性命中之甲冑。令人立死。由之太陽光力直射水中。今日爾我尚非同類之人。但吾微薄身上之光。已足焚爾至死。卽爾之視我亦不能久久。防目光爲我所燦。亦足致病。且消沒爾之靈性。吾所以移時。卽闕其面紗。復曰。少須少須。更聽吾言。爾當於火性未發時爲之請。卽以今夕爲發軔。俟太陽未落之前一小時。由此啟行。至於明日天晚。果道行不迷者。自能至於長生之世界。請爾浴於火中。罷浴而出。必大有光榮。蓋自吾夫之重來。凡爲人所不能者。吾履之。履之自吾夫始。此時。則我身永屬爾爲妻。卽吾亦永尊爾爲夫。利武喃喃若有所答。似訝女王所言。女王笑而面余曰。何利。汝亦當往。吾亦授爾以長生之術。則爾將葱翠爲萬年青。此事自屬在我。我所以如是者。以爾平昔行事咸能悅我。卽爾亦復非愚。不類凡猥之子。蠢蠢無復知覺。且爾腦筋中儲古事無數。然亦能善媚婦人。利武呼余曰。阿叔亦能以術悅婦人耶。實出吾意料之外。余不答。但正色謝女王曰。蒙王惠我。竟有此言。果彼間有長生不

死之術。如王所言。則彼中足以不令人死。須知死之取人。輒出人之不備。此等道路。吾百覓乃不之獲。然徧觀世界中。實未曾有安樂之窩。高臥其間。嬌柔至於萬禩。至吾人所處之地球中。則直類一鐵石人心之母。長日以石塊喂其幼子。用代麪包。渴則飲我以苦酸之水。二者稱爲滋補之物。何人能忍此殘酷。卽長生不死。至於數千百年之久。則其背中心必負無數之愛情。至於左右四鄰。傷慘之事。以我長生之故。亦累矚不窮。日加無已。閱歷既深。何能力爲開拓。用以自慰。至乘化歸盡。固屬慘怛之事。然以人之軀殼。乃消縮而漸漸滅。而其來無端。不肯預以告人。使爲之備。大類有帷幔以壅蔽之。雖然死固如是之悲。卽生亦不能暢遂。兩者皆難。樹葉之青青。似尙動目。乃不知中心之已朽。猶之人生。似有蟲蝨剝蝕。吾心令之腐壞也。女王曰。何利汝更思之。凡長生之人。權力至偉。人又美麗逾常。似此三者。則力足以勝萬有。斯盡人所欲者。余曰。是果盡人所欲者耶。然亦幻泡之旋生旋滅耳。天下何者爲貪。貪卽直上無窮之階級。匪生人之力所窮。誰能登峯造極。以盡之。此階上而益上。初無偃

息之區。層纍之數。不可計覈。而知其量。即使財產充盈。亦皆憎人之具。財產愈多。匪特不能稱意。而且大忤所懷。使我甯靜無欲之心。悉爲所奪。天下尙有何等知識。足以勝此者。如再深言之。則愈思愈徹。顧雖徹上徹下。亦不能更覓一不識不知之地。位使逸吾生。以救吾失。縱使更生十年。亦未必能覓一良法。剖析天上太陽無窮之奧理。並太陽以外無盡之幻形。且推求孰以巨靈之掌。安排此無數太陽於天空之中。即使知之。識見日增。而煩惱亦日數。又何益於吾身。矧長生跬伏於此。又何異身處深洞之中。見理如微光之蕩漾。縱日燦日明。亦但照見淒涼之境爾。由是觀之。衆沒而我長生。亦何裨於歡樂。女王曰。否。此中尙有愛情。惟有愛情。則百凡皆美。汝當知呼吸由愛情所發。則氣燄至鉅。凡塵壑中事。皆由愛情而過。果如是者。長生亦何不利之有。猶之最高之樂器。音節洪亮。能動人心。心爲樂動。似化爲巨鷹。張翅翔於九霄之上。俯矚塵凡瑣瑣之倫。爲心適也。余曰。世間或有是事。惟我愛其人。而其人無情於我。若荆棘之刺吾心。縱我恣其愛情。而終無所得。又將如何。則是人抱此。

無。著。之。情。懷。將。鑄。之。於。石。耶。抑。投。之。於。水。耶。女。王。聽。之。吾。願。安。吾。素。履。享。我。應。有。之。餘。年。以。待。天。之。所。命。可。爾。以。我。思。之。王。自。侈。長。生。而。較。之。以。宇。宙。之。歲。月。則。王。亦。一。無。名。之。指。耳。以。我。思。之。長。生。之。術。不。過。使。人。日。喪。其。精。神。瀕。於。頹。廢。須。知。以。血。肉。之。身。搗。拄。人。間。哀。傷。之。事。罪。惡。之。來。當。節。節。受。之。而。不。能。祛。必。有。一。日。肉。消。而。骨。朽。則。靈。魂。飛。越。如。彼。光。明。之。衣。始。名。解。脫。亦。無。濺。濁。之。氣。觸。我。鼻。觀。而。下。凡。祈。禱。之。清。香。感。裊。裊。過。於。吾。前。不。甯。樂。乎。女。王。曰。汝。乃。慨。世。過。深。言。之。過。刻。令。人。寡。味。以。我。思。之。汝。所。演。說。不。過。至。於。終。極。而。已。猶。劇。場。下。幕。以。下。無。見。此。亦。偏。信。之。過。且。爾。眼。力。過。翫。燭。物。非。真。凡。死。後。靈。魂。之。受。福。或。爲。輪。迴。之。說。皆。屬。設。想。而。然。未。爲。篤。論。天。下。人。心。至。幻。乃。無。一。人。思。致。相。同。者。今。且。勿。論。但。論。既。不。長。生。則。衰。朽。之。狀。立。及。使。爾。腦。筋。中。日。就。昏。耗。始。追。悔。當。日。有。人。導。以。覺。路。乃。不。之。請。爲。時。晚。矣。然。世。事。往。往。如。斯。宜。然。而。不。然。思。有。更。進。於。此。者。由。之。以。燈。照。人。出。諸。黑。闇。眼。前。道。路。坦。坦。置。之。不。行。斗。然。歧。路。微。光。以。爲。有。大。星。在。彼。趨。而。卽。之。嗚。呼。遇。美。貌。不。以。爲。美。思。更。得。其。尤。美。

者擁巨產。不以爲富。思更得其尤富者。收名譽。不足爲名。思慕其尤有盛名者。此語卽爾之本意。吾卽用是以難汝。汝夢中似捫天星。吾斷以爲不能。則甚惜汝擲引道之明燈。爲失計也。余不之答。以利武在側。不欲過於激辯。且余亦愛其美貌。不欲違拂其意。尤不欲引彼作繇繇之情話。留我腦筋中。使利武知之。生其嫉妬。今茲事過境遷。此景猶歷歷在目。女王此時忽面利武曰。汝試告我。何由能開關。至是而尋我。爾昨夕曾言死者爲爾先祖。此又何理。今胡不質言。乃斬不我告。利武見女王窮詰。遂敘述瓶片事。並言遺墨爲先祖母所手書。因是始歷險阻至此。女王傾耳而聽。迨利武言訖。忽面余曰。汝不嘗語我以善惡之事乎。邇時吾之情人。方在病中。吾曾言善中寓惡。惡中有善。非耶。彼播種之人。乃不能料及收穫。且毆人以拳。詎必中人要害。此埃及之婦人。實爲王族之裔胄。乃甚恨吾。卽吾亦甚恨彼。彼實有意仇吾。然乃倖勝。然以彼留貽遺墨。復遺彼情人臥我臂腕之上。然實因彼之故。刺殺我鍾情之人。今復由此婦人千曲百折。使此情人復踐舊時之諾。此婦人初意本欲陷我。乃

種。彼。毒。子。冀。我。穫。粟。得。稗。今。試。觀。此。婦。乃。錫。我。以。分。外。之。獲。此。間。有。四。隅。之。方。圍。其。中。却。蘊。離。奇。之。理。使。人。推。測。何。利。聽。之。事。果。如。此。彼。埃。及。婦。人。乃。遺。命。其。裔。孫。報。仇。以。吾。曾。殺。彼。夫。今。利。武。既。爲。死。者。之。身。復。爲。其。雲。初。之。末。汝。今。但。報。爾。仇。可。以。義。責。爾。極。遠。之。仇。讎。其。人。卽。我。言。已。長。臨。自。啟。其。胸。其。白。如。象。牙。言。曰。此。間。肺。葉。方。躍。躍。而。動。近。爾。立。處。有。長。刃。一。既。重。且。利。此。卽。吾。將。用。以。殺。埃。及。婦。人。者。今。用。以。殺。我。當。盡。入。其。刃。此。則。汝。宜。得。意。矣。則。汝。之。餘。年。皆。屬。歡。樂。以。汝。爲。人。所。誤。者。今。悉。反。之。且。從。爾。先。世。之。命。令。利。武。注。視。久。久。忽。以。手。扶。女。王。愀。然。言。曰。阿。爾。莎。汝。起。矣。汝。蓋。深。知。我。決。不。能。殺。爾。卽。喻。我。報。殺。安。司。德。尼。之。仇。卽。亦。無。力。蓋。吾。已。入。爾。權。力。之。內。爲。爾。奴。隸。決。難。剗。爾。以。刃。正。恐。殺。爾。卽。轉。以。自。戕。其。身。女。王。笑。曰。然。則。汝。愛。我。矣。今。且。述。爾。之。言。汝。之。國。度。如。何。是。否。大。國。而。多。民。庶。如。羅。馬。之。霸。業。以。吾。思。之。汝。必。歸。國。吾。亦。不。欲。爾。長。處。此。科。爾。之。穴。中。果。爾。能。長。生。如。我。則。我。將。爾。同。行。汝。且。勿。怖。吾。必。有。路。以。送。汝。至。於。是。時。當。同。造。爾。之。英。吉。利。須。知。吾。二。千。餘。年。久。待。於。此。目。觀。此。可。

怖之巢穴。及不類之人民。今茲乃有佳日。吾心踴躍而受。此猶學徒之得假。以汝後來必能獨王英吉利。王言未已。利武卽曰。吾國已有女王。阿爾莎曰。此何足言。汝國之女王。吾克之易如反手。余二人聞言悽然。以吾國女王。彼且無懼。則吾輩當永淪於奴隸矣。女王愕然曰。汝輩尊女王如是之篤。噫。吾居科爾久。外間世界之事。一變遷至於如此。余曰。此非世界之變。直帝王之事權變也。惟其帝王事權之變。而凡爲百姓乃益尊其王。余且語阿爾莎以英國之權。實落百姓之手。興革之政。皆由投票而成。女王曰。然則共和之政體耳。是必先有暴君。故改革如是之異。然以吾思共和政體亦必不可持久。余曰。暴君固有。良如王言。女王曰。縱有暴君。吾力皆能除之。使英國歸我掌握。余曰。欲亂英國之法。爲事良難。犯之卽縊於木架之上。女王晒曰。是名爲法耶。何利。汝乃不知吾之權力足以翫法。卽利武亦然。凡人類之刑罰加之於我。直等北風之撼巨嶺。汝試思風來作勢。而吹山耶。或山卓立以抵風。何利。汝今且行。卽利武亦少間。吾當摒擋首塗。汝二人外。並爾之廝僕亦隨行。並勿攜爾衣襪。以

此行不過三日卽當過歸。歸時則可以與科爾之墓穴。永永長辭。謂利武曰。爾且親吾腕。余遂同利武出。心中頗思其故。似此女王將並余二人赴英。余思及於此。心爲之顫。第未知至英如何。女王之權力。余固知之矣。果至吾英。則必大張其威燄。或國爲所得。殊未可料。特王之蹇態。及其貪心。則必放肆無等。將銷其數百寂寞之景。大暢所懷。脫王之美不足炫人。勢且大怒。而恣睢殺之。亦不能死。吾英尙何術足禦其怒。想吾英國必爲所屬。其屬或且統乎全球。然則英國之榮寵極矣。但未知戰骨之積。爲何如耳。余思此語。心甚奇之。第不知其意之所存。旣而思之。此怪嫗之七情。蘊積。至。數。十。世。紀。之。多。或。天。公。恣。其。所。爲。使。此。陳。舊。之。世。界。爲。之。一。新。未。可。知。也。又。或。且。積。其。精。力。能。挽。回。此。世。運。易。爲。承。平。之。世。使。百。姓。納。於。熙。皞。之。域。

## 第二十三章

吾輩摒擋行事。爲時亦無幾。但檢束澣濯之衣數襲。及備易之鞞。納諸行篋。並攜手槍與快槍。且多挾子藥。此數物拯救吾命者數矣。餘則重槍一桿。仍留石洞之中。部



署甫訖。女王已以人召余輩入。女王易衣已畢。外蒙黑衫言曰。爾二人咸籌出冒險之路矣。余心初不信女王之言。姑妄諾之。女王曰。何利。汝乃不信吾言。浴火事耶。此事滋確。汝何猶豫。如古猶太人。猶太人之多疑。令人生憎。且良言弗納。自以爲是。汝今且試觀水中之見象。果吾言不驗。卽水中之見象。不吾應也。水中固明示我。以道尙何疑慮之。有爾輩行矣。今且往圖再新之生命。取其至美之收局。至於後事如何。人則焉知。余曰。果焉知者。言次已行出穴外。已見日光。時洞外有小腰輿一。凡六輿。夫皆啞。而俾拉藜亦在行。余見俾拉藜至。心滋不悅。亦不知其所以然。顧數人祇一輿。則吾輩均當徒行。顧行亦大佳。以予穴處久。心殊鬱陶。雖彼中人待我良厚。顧以生人居死窟。又焉能樂。余四矚洞口。憶及前夜燒尸之處。蹤跡都渺。不知得女王號令收拾淨盡耶。此時寂然已都無人聲。則吾行亦必無人能知者。或此啞奴習於女王行事。容或知之。數分鐘後。已履田畝。一碧如玉。余心頗思科爾人之度地爲城。乃能獲此佳境。不知當時用功至於幾許。巧乃不翅。而工師之智力。亦可謂一時無兩。

溝渠之分。乃一一約束使之伏行。且無積滯弗流。爲人之害。以余度之。人功鑿天然之形勢。爲事至難。卽蘇彝士河及森尼士山洞與之相較。直等天淵之別。行可半句鐘。口鼻吸此涼氣。心頗清爽。斜陽射於科爾石城。危巖壁立。頗亦覺冷。漸行漸見破屋。俾拉藜告余此垂近故城矣。空規殘狀。巋然在目。城初非廣。與巴比倫及古之城郭相較。不能稱爲巨觀。自外濠統計。僅十二方里。卽四矚城垣。初不甚高。高亦莫逾四十尺。不審有無陷入地裏。此城之立。亦特以禦外盜。較巨堡爲略大。城纍石爲之。其厚如其高之數。均四丈。余恍然知穴中之石。卽用以壘此城。濠廣可六十尺。一二處尙有積水。去斜陽未落之十分鐘。肩輿已入城。橋圯而石撐路。頗難行。未幾直登城垣。城中風物一覽已盡。人人咸浴於斜陽紅影之中。殘柱矗立。似均當日臺殿之基。間以小樹楚楚。作新綠。梁棟飛甍。似已前毀。不可見。柱則以石爲之。久而不毀。破垣殘礎。猶一一可辨。目前大路豁然。寬可五丈許。其直如繩。較諸登麥斯之路。爲尤寬。綽石材一如城垣。至於今日。石縫尙不生草。則知當日功力之嚴密。蓋不間以泥。

植物因不之生。至於園囿之中。則草木蓬蓬然。然東西南北井然。凡無草木之處。必爲官道。道之兩旁均殘石壞柱。毗鄰相間。似間之以園。故草木豐蔚而屋材亦均。巨石爲柱。自殘照中辨之。歷歷因思。此間必數千年無人之行徑。余不期以身履之。已而行及石柱如林之地。寬可八畝。是或巨廟殿基尙在。大殿包小殿。如中國所製之箱。箱中納以小箱。至十而止。柱皆巨石。余旣見之。尤不能不記此廟狀。蓋廟之石柱。上下巨而中峭。爲狀甚怪。柱中鐫有偶像。初疑其宗教所留。或別有義理。不易測也。行過斜陂。見椶櫚之樹。插天爲生。平所未見。是不知幾歷年載。始及於此。其幹乃巨如石柱。也是非八千年。或十千年。留此古火山之旁。生長不能如是。余經巨廟之前。私歎此廟乃大如德畢斯城中之挨堪德廟。量其最巨之柱。圓徑至於十八尺。及二十尺之寬。女王下輿向利武曰。此間有一巨廟。利武卽趨至輿前。扶女王下。女王曰。此廟可以住宿。當二千年前。爾我及埃及之毒蛇。卽寓於此。自是以後。吾足迹。乃未一至。想當時至此廟之殘破。益不可堪。女王下履殘缺之階級。至於外庭四周。幽靜。

無倫。女王似有所思。卽循牆而左趨。少前卽止。言曰。在是矣。卽指示二啞奴。二啞齋糧食及行李。先前一奴執燈。狀如銅斗。阿馬哈格人長行。必挾此燈。燈蓋以人脂爲之。一然可至數句鐘弗滅。燈然後。余行入石洞。女王先行。洞皆石牆。有石案一。余知爲聚食之所。必當時廟閣所居。於是人各汛掃此洞。令之淨潔。卽微光中少進冷食物。利武佐北及余咸飽。女王但食果及水而已。久不肉食。月光直射石屋之罅。如水之下瀉。女王曰。吾至愛之利武。汝當知吾何引汝至此。女王語時。以手支頤。注視月光。且曰。吾之挾爾至此。事乃至奇。利武。汝知之否。二千年前。汝卽死於此。吾背爾歸諸科爾之穴。爲時久矣。今日物狀復上。吾心善思之。歷歷可畏也。女王語已。顛不可止。利武立起。易座而坐。心亦忐忑不甯。似爲女王所咒。易其恆狀者。女王曰。吾之攜爾至此。凡爲人類所不能觀者。汝皆覘之。以萬古之月。照此科爾。故。世人。何能遽見爾。今飯已足矣。實則飯不宜進。但進果品爲佳。蓋爾自火浴以後。便知不血食之妙。吾前此亦曾食肉。如鷲獸之食也。吾今且攜爾輩徧觀大廟與廟中大

神。此神卽爲科爾之民所崇祀者也。余輩聞言立起。余至此筆力已罷。不能盡括廟中之美。爲讀吾書者告。蓋條分縷析。能曲狀廟中之美。亦足令讀者生憎。矧余尤不能以筆墨形容是美。廟之巍巍。實出人思力之外。每殿包裹而進。不知凡幾。柱皆有書。而殿外鐫字尤夥。其中空曠之地良多。較諸一闕之市爲尤廣。惟陰沈無人氣。似陳久之死狀。咸總集於是間。景美而幽。余輩之聲。幾不能微發諸吻。卽女王入於是間。雖以二千年以上之陳人。較之是廟。不能更古也。余數人作微語。聲已反震。至於沈寂而止。月復大明。瀉諸石柱斷垣之上。蓋古月撒此銀色之衣。一覆萬年之殘缺。不覺皚皚照眼。真奇觀也。想此古月照此壞殿之基。不知歷千萬年。彼此相覩於寂寞之鄉。意欲各呈其美。含意欲言。謂月之照我。不知我之繁華。已謝。但留此寂寞之形。似亦不必更勞顧盼。此時白光下瀉。徐徐而度。且履過亂草之宮庭。月影漸斜。人影與柱影交雜。長景因亦消滅。猶人之靈魂數盡而終者。更喻之似兩軍相博。瞬息皆滅。但留此虛名而已。余方翹盼間。女王曰。來來。吾今且指此石上可愛之穠華。令

爾觀之。果仍獨立於此。捱過歲時。且以美麗與年光力爭。使人想像其紗籠中之玉貌。是蓋不可不觀。女王語已卽行。歷過二殿。進一內殿。向寶座之前。內殿寬可五十方碼以外。迎面已見前古美術家所製似傲藐後人以神異者。此殿中有巨石爲座上鑿巨球。色正黑。圓徑可二十尺。球上立一石琢巨像美人。背生兩翼。覘之愕然。月光高照。余仰覘。氣爲之塞。肺葉亦止而不動。像爲雲母石所鑿。其白如玉。乃不知其年數。余在月影中視之。白已無倫。則日中視之。當更瑰麗。像高可二十尺。狀爲婦人柔美可愛。其巨也。直增其美。非增其頑儼然如生人。其美乃逾神仙。以身外鬻振翼欲飛。像仍張翼而卓立。玉臂雙伸。如將攬人。綜言之。容態之溫柔。令人生慕。神赤身不著一縷。而容則蒙紗。遠望之。但知外狀之美。更以紗裹其頸。似少裂。余問女王是何神也。女王曰。何利汝尙不能忖度而知乎。汝思想之界。安在此卽忠實之神。立於世界之上。命其子孫發其面紗。汝且讀其石座之言。是必科爾族中人。自其古刻書中抄而刻諸石上。女王語已。引余至於石座之下。讀其文。大類中國象形之書。書法

極古。鑄之甚深。女王譯而語余曰。詎宇宙間乃無一人揭吾面紗。覘吾面。稱吾美。世竟無其人耶。果有人揭吾面紗。吾則賜之以安康之福。並與其子以溫和度其時日。有學問且有事業。似聞有人答我曰。雖多人尋爾而思爾。爾固爲深閨之女。然必待時。時無奇婦人能生奇男子。揭爾面紗。尙能長養而保存。惟死後則爾之面紗始揭。嗟乎。爾直忠信之神哉。而忠信之神則張臂而哭。謂此世間之人。乃譏已而不能娶已。且不能與之迎面而視。女王讀銘詞已。言曰。此忠信之女神。爲科爾古民之崇祀者。惟重神故以巨廟祠之。然後人雖極崇祀。顧乃不見神面。余曰。何由能面此神。今茲尙不得面耶。女王曰。死乃面之生則何由面耶。余聞言則諦視女神不已。而神之風致果絕人。金容滿月。似有真神。栖真石上。使覘者飄飄有凌虛之想。是必詩人夢想天下美人之美。聚精滙神。凝此石上。余永世均不能忘已。而衆循舊路歸行於微月之下。石像遂不之見。而中心尙戀戀不已。蓋行雖少遠。而此圓球尙懸心眼之間。似此球卽爲地球之代表。像立球上。似有經緯之線。髣髴觀之。似今之地球儀。然則。

料爾古民卽知大地之爲圓相耶。以吾思之。此古民崇拜大神。似又已知地球之爲圓式也。

## 第二十四章

明日啞僮於遲明時趨余。余拭目而起。則就水槽中洗眼令清醒。見女王已整衣近腰輿之次。老俾拉藜及二啞僮匆匆束裝。女王仍以白紗蒙面。如球上之女神。余思女王殆酷學石像。以白紗自闔其冷容。然女王心頗焦悚。頗改常度。第美麗尙不之改。以常婦人千百效其所爲。均不能肖。余近時。女王引目視余。似示歡悅。利武曰。爾宵來如何。女王曰。吾夫。吾夜來滋反側也。此夕殊怪。時時作怪夢。繫吾腦筋之上。吾亦莫審其凶吉。願雖無顯徵。似頗有奇禍加吾之身。惟不測何以遽能得禍。斯乃大奇。女王言時。益露嬌柔。且曰。吾誠不解何禍足加吾身。於是輾轉不能交睫。聽爾諸人鼾睡。果此時擾爾令醒。又將謂我別有所圖。奇哉吾夫。當待我更生。須知吾之待汝。不知幾更世紀矣。余輩未及答。女王復曰。行矣。爲途尙遠。須待初日更升於蔚藍。



則吾輩當在彼生命之地。更五分鐘。吾輩行過殘毀之城根。天甫遲明。景愈淒清。心爲慘然。陽光之綫。甫射及寂寞之荒城。余輩已行出城外。迴顧參天白石之柱。尙立日影之中。輩中舍佐北外。人人動心。而佐北則懵然無覺。余沿路歎吁。謂此名區不能細加游歷。行次已歷平原。皎日一升。女王精神復旺。以笑鬪勝其鬪眉。女王之鬪鬪於昨夕。荒漢之區。於是抗言曰。此間野蠻恆言科爾城中爲羣鬼往來之地。吾思其言似確。以吾生平未嘗經此噩夢。惟前此曾一經之。自在洞中。汝陳尸於吾足下。自是不窺足其地。地蓋不祥之區。此時少息。進晨餐。復縱步行。逾二句鐘。及一石壁之下。此石壁蓋火山猝爆石裂成此壁狀。石林立如筍。或千五百尺及二千尺以上。四望幾不辨路。余愕然乃莫知所從入。女王下輿言曰。今茲爲苦功之發軔。凡一切衆咸停於此。吾輩當躬挾資糧而行。女王語後。面俾拉藜曰。汝及數奴且候於此。以待吾出。至明日日中復可相見。卽未出亦當靜候。俾拉藜鞠躬言曰。王之威令。敢不遵循。久候至老。亦當恭默以待。女王曰。何利。如此人者。因指佐北曰。是亦宜留。果

是人心意弗堅。膽力弗壯。禍且立及。矧此機密之地。尤不宜俗眼觀之。余遂譯王言以詔佐北。佐北哀切求余。淚瑩於睫。謂不宜留己於此。以爲彼中之奇慘。斷不至如此烹人之虐。佐北防留侍啞奴。卽爲啞奴所噬。余復以佐北語譯告女王。女王聳肩言曰。聽之。卽得禍。於我何涉。且彼旣隨行。當執燈及彼。彼者一十六尺長之木板。此板常隨女王之身。余初以爲支幔之用。今乃知此板爲余輩進洞係屬之物。板質至輕脫。持授佐北。授之以燈。更有一燈。余自背之。更挈備用之油。利武則挈行糧及羊皮壺清水。女王指六奴及俾拉藜退處含笑花之下。去石壁可百碼之遠。令彼立俟。以死爲度。七人鞠躬而去。余行時。俾拉藜與予引手微語。似欲隨行。顧乃不敢。遂領六人而去。女王此時面巉巖而立。余曰。利武。吾乃能越此崎嶇耶。利武木然如愚。不知所爲。卽於此時女王一躍。已登石上。余不得不隨。顧乃未覺其窘。似有階級可循。亦無顛越之苦。余行僅數武。迴顧。乃大震。一失足。且成齏粉。以石筍如林羅列。吾下也。稍行而上。路似漸夷。惟佐北挾此長板。狀極艱辛。行可五十尺以上。更行五十六

步。路。稍。左。趣。橫。行。如。螭。蟹。又。六。七。步。及。一。山。窟。初。行。絕。仄。已。乃。浸。寬。漸。下。漸。窪。石。分。裂。如。花。瓣。循。花。瓣。入。似。穿。達。文。府。之。石。術。四。人。已。入。洞。中。山。下。人。度。已。無。見。石。洞。天。然。行。逾。三。四。十。碼。復。及。一。洞。洞。似。人。力。所。成。石。犖。确。不。盡。平。似。地。上。爲。藥。力。所。炸。是。必。科。爾。人。力。鑿。漸。入。則。頗。完。整。至。是。女。王。少。止。命。然。燈。余。如。言。然。已。以。燈。授。王。更。一。燈。余。自。掌。之。女。王。以。燈。前。導。下。石。穴。兢兢。如。有。所。懾。洞。中。多。圓。石。如。卵。頗。礙。步。且。有。一。二。處。陷。爲。深。窪。偶。一。不。慎。立。糜。碎。其。支。體。洞。行。可。二。十。四。分。鐘。長。可。一。咪。四。分。之。一。行。極。艱。楚。路。曲。折。不。可。猝。達。已。而。止。步。於。洞。之。深。處。陰。風。忽。起。兩。燈。皆。滅。女。王。呼。余。余。匍。匐。就。女。王。以。女。王。去。余。僅。咫。尺。耳。至。時。自。微。光。中。見。巨。石。昂。然。作。黑。色。似。往。古。所。貽。至。今。玲。瓏。成。怪。狀。至。石。外。何。物。則。不。之。見。以。狀。度。之。似。至。夷。曠。乃。混。濛。不。可。測。但。覺。有。石。壁。當。路。高。可。一。千。五。百。尺。或。二。千。尺。以。外。僅。有。一。綫。微。光。下。燭。見。一。石。觜。努。出。如。雞。爪。女。王。曰。慎。之。此。間。有。慘。風。捲。人。其。下。則。無。底。窟。也。言。已。卽。行。余。愕。然。起。隨。佐。北。引。木。板。利。武。後。隨。助。之。似。此。有。膽。之。婦。人。履。險。如。夷。令。人。奇。駭。若。余。者。

行僅數武。鼻觸奇臭。且虞下墜。則伏石作獸行。利武亦倣余所爲。惟女王昂然不爲卑賤之容。以身當風。而前初無搖動之狀。數分鐘中。行可二十餘步。且行而石觜且尖峭。忽爾狂風自下而上。余見女王張手凌風。衣袂盡舉。猶鳥之受風。遽傷其翅者。其狀至危。余堅抱此石觜。四顧徬徨。此石似動。聲戛戛作響。心震蕩極矣。余此時介於天堂地獄之間。其下乃不知其深如何。但覺愈深愈黑。其深則出於余意料之外。其上石壁無垠。陰臭之氣令人莫耐。更上則微露蔚藍。但作一綫。余在此危險之間。顛頓萬狀。陰風卷起。巖下雲水之氣。逐陣掠余面。而過幾躍。吾目吾心亦爲之亂。實則余處是間。危乃萬狀似已。隔遠人間。方寸爲之蒼亂。至今尙時時夢此危險。卽不夢而靜思之。汗亦沁出。女王黑衫已爲風卷而去。余但見白衫隱約於吾前。尙續續呼曰。行矣。勿滯。此時女王似非生人。實同天仙。御風而行。且曰。趣行不然。且墜。墜卽糜碎其骨。爾目注石。以手抱石。且急。余聞言益恐。戰戰然獸行。而前風乃哮喊如鬼。與力撼此雞爪之石。石震震亦如風琴之挑撥。時時搖動。余行不知時刻。不時側矚。

復前已而至於爪尖而路斷。石灰僅如小案。堅踞而下顧。深乃無底。女王矗立石上。髮已四散。以手前指。余知需此長板也。迎面有曠地甚廣。微矚似有物。竟不能辨。或且爲山影所蔽。大似密雲結隊。作深黑。女王曰。立待於此。少須卽有光。女王言時。余不測所謂。實不知光之所從來。正疑駭間。果見有光如利刃刺入。則斜陽正落。光射山竅。適中吾盤石之上。女王倩影如畫。發露無遺。余此時甚欲曲狀女王之奇美。顧乃莫能爲詞。似此幽黑之中。水光霧氣。現此天人寶相。下界人又何足形容。至於光所從入。至今猶莫能悉。是必迎面壁竅。適迎殘陽之光綫。故豁然如此。而洞中之沙。歷歷均辨。餘無他物。仍突兀作黑影。余輩幸借此日光。女王似已預料今日之必如是。當得其光力。渡過彼間。余所踞之巖石。迎面亦有努石厥狀。如一似預待人之架。此飛橋險狀。又類一青蚨。險置酒杯之上。顛顛動搖。女王曰。趣加長板。立時飛渡。不爾。日入不辨路矣。佐北顛聲呼曰。主人得毋令我輩沿此板渡彼岸耶。余以手取板曰。然則勉爲慰勞之狀。卽授板於女王。女王無言。以板加彼岸之石盤。以脚踐。不令

爲陰風所掀。顧余曰。自我前。此至是。此二石似漸薄。不知能否載我之軀。今我且先渡。卽有他變。吾尙能制。吾固無災害者也。遂輕蹻其雅步。渡此飛橋。一秒鐘間。已渡彼岸。言曰。此橋至安穩。無虞險事。汝輩且立踐其板。吾在此踐板。板不至翻。何利趣行。日光入矣。余復彘行渡橋。蓋一生不涉此險。亦羞爲恇沮之狀。女王曰。吾知汝不之怯也。女王作鷗蹲不動。言曰。汝趣行。留其路以待利武。余聞大慚。甯甘粉骨於深澗之中。不應見晒於彼婦。則嚼齧蒙死。獸行於薄板之上。過此無底之穴。蓋余生性本畏。凌高而虞下。墜至此。惴慄之狀。至無筆可以形容。嗟夫。余腦筋已疲。不能振。蓋微窺此木片下垂。且折。卽東西二嚮。支板之盤石亦戛戛動搖。且傾。余魂魄喪失。決陷無疑。行時。脊梁之毛一一皆豎。似立時。卽下。跌者。此時忽覺已近石盤。心始釋然。顧手雖觸石。石亦搖動如小舟之沈浮於波間。竟無能以文章敘其危險。今且簡言之。心但感戴上天能保全一身。至於彼岸。余渡後。利武繼之。利武雖變色。然過此木片。頗如繩技之人。女王以手引之。立時已登石上。女王曰。吾之情人。勇乃無上古希。

臘英雄之概。乃尙屬爾。今茲但有佐北尙留滯彼岸。匍匐近於木片之右。呼曰。主人。我乃不能渡此。必墜此寒巖之下。以飽異物之吻。余髣髴中似譏其無膽。趣其渡險。且曰。過此如捉一蠅。至今思之。當時之有此言。特用以自慰。非譏佐北也。以余當日大有奇想。謂世無難事。處難事。有定力。猶捉蠅耳。佐北遙答曰。吾決不能。女王曰。聽其自亡。汝不觀日光立時遽入耶。少須黑矣。余視日光果如女王之言。蓋光之出穴。不爲平行之線。已漸落矣。呼曰。佐北。汝果留彼間者。則汝當獨死於彼。噫。日光逝矣。利武卽大呼曰。佐北。汝當力肖男子。渡此易耳。利武一呼。佐北亦大呼。伏於木片之上。顧乃蠕蠕不行。二足跨此木片。懸空而動。木片旣動。兩盤石亦因之而動。板之加石。不過數寸立時。且陷。行未及半。光已盡入。如燈光爲人所滅。石洞中復黑如漆。余慘極。呼曰。佐北。趣來。余且呼。而石動。愈厲。戛戛作響。佐北將近盤石。忽大呼曰。天乎。憐我板落矣。余聞異聲。知佐北墜矣。顧已把得佐北之手。聲顫不已。余此時乃奮出多力。亦不知其所自來。想上帝見之。亦且大喜。少須佐北已立於石巖。氣咻咻然。此

木片則飄然下墜。觸銳石。撞擊作聲而沒。余呼曰。板落我且安歸。正慘慄間。利武忽答余曰。吾亦不能悉。但以我輩處此危亡之境。得生尙爲大幸。安計其歸。女王亦不之顧。但呼余且引余手令隨行。

## 第二十五章

余遵女王言復前行。心尙栗栗行於石角之上。覺足之所履滑而下趨。口中但微呼曰。墜矣。女王曰。卽仆無傷。但隨吾行。余迴想當時情況。旣隨女王而行。女王言可者。則吾斷可生。卽不幸亦與女王同盡而已。但在危迫之時。亦不能作是高明之想。女王亦時時詔余曰。爾勿恐。聽路之高下而前。余遂放膽信足而下。忽聞有空氣。自揣已死。顧乃不然。少須足已履石。此間初無微風。而風聲卻在天上。余心感上天不止。私慶得生。時利武亦集余側。呼曰。老人亦在是耶。此局乃大奇。方利武語時。佐北自上下跌。震余立仆。余方起。女王已在余側。命然燈。燈幸完好。膏亦未傾。余覓得火柴。然之。照見穴中怪景。蓋余三人攢集一石屋之內。可十方尺。屋中初無可觀。女王又



袖而立。靜俟燈然。余視此洞半出天然。半爲人力所鑿。其上有巨石覆之。壁似人力所成。地燥而煖。其上尤有危石插天。女王曰。吾雖歷險。幾陷無底之穴。不圖亦至於此。蓋此地穴如世界之子宮。包裹可萬重矣。且此二盤石直懸空而動。陷人至易。卽以手指佐北曰。彼此時。佐北以手扶頭。袖中出紅巾自拭額汗。女王曰。彼卽土人所謂豕耶。豕固不靈。彼乃落吾木片。則歸塗豈復易易。後此吾當更思良法以歸汝輩。汝今且少息。覘此石洞中景狀。試思之。此間果爲何物。余曰。吾焉知者。女王曰。何利汝知之乎。前此有人據此爲巢。不知其年數。每十二日始一出。覓取食物及水與膏。居人咸供之無缺。此人則悉力任其所能勝。蓋居人預儲之洞口以待其取。洞卽吾輩所曾經者。余聞而細味其語。女王卽曰。前此有人曰路德。名蓋所自號者。其壽至長。凡古科爾子民之智識。彼皆得之。雖後出能知古事。博士亦兼隱士。凡宇宙神奇之理。了了於心。火浴之法。由彼創之。吾今且示爾以狀。彼間實天功長養生命之胞胎。能出入彼間。則生命當與造物同久。然路德不以此術爲然。其見乃與爾同。且斥

爲非佳。謂人生宜有死時。不宜長生。遂不傳其長生之術與人。故但獨居於此。任彼求道之人死亡都盡。遂歸然爲阿馬哈格中之先知。時吾第一次至此。適遇是人。遂傳其術。利武汝知吾胡從來。當徐言之。事乃大奇。余初聞此博士之名。則值俟於洞口。與之同入。當渡此無底穴時。亦震恐不已。顧吾以美色及其聰明。愚弄此老。且甘言以媚之。於是老人引吾至於火洞口。授祕訣。然尙不許冒入火中。防頑燄無情。焚吾至死。吾決欲一試。以吾深知無長生之術。期頤亦必就木。旣而受祕訣於老人。未及煉火而歸。凡此老所知者。吾皆知之。此老智力足。年壽高。尤能齋戒不染塵氣。純以仁心自養。至誠遂能格物。偶發一語。如風行世界之中。片晌皆周歷無遺。自是以後數日。吾出洞。卽遇利武之前身。利武前身初漫游於此。與埃及一美人同行。吾實第一次試情愛之事。而亦可云末次。心中旣爲情迷。遂引利武前身至此。求入火鍊長生之術。旣至後。埃及之婦人乃不能同近火洞。然路德老人已前死。白髮被體。皓如汗衫。女王語時。卽指一處。與余坐處至近。視之骨已盡化。但留餘灰。余以手撫摩。

似有所觸。有巨齒一。完好如新落。余拾示女王。女王大笑曰。此決爲老人之齒。卽路德遺留之剩物。嗟夫。數千年長生人物。僅有此耳。然當其生時。長生之權實操其掌握。然老人良不屑以長生爲樂。故視死如飴。吾始引利武前身入時。吾收其膽力。挺然直前。意或能求得長生。亦大佳事。遂直趣火洞。此時亦不知所謂生命。但期得長生之冠冕。遂闖然入此火坑。汝輩初不自知。必隨吾入煉。方能了了。吾旣自火中出。美麗乃無倫比。此時以手引利武前身之臂。且堅囑利武前身受長生不死之饋。然利武前身見吾美麗。目幾爲矐。雖一心向我。而尙未棄埃及之婦人。猶復注視。吾大怒欲狂。不期拔出短刃。刺利武之前身。卽在鹽澗洞中。尸已橫吾足下。長呻一聲。瞑然而死。吾亦不自知何以有力如此。此吾親手所爲之事。竟不自知。嗟夫。爾死後。吾不知其悲慟之情。至於何極。汝試思其所以致哀之故。正以爾死而我生。故痛哭於此。長生殿中。不止設使吾果爲人身者。亦必斷腸而死。至於埃及之黑婦人。乃大咒詈吾。先呼阿施利。再呼伊昔司。搶地號天。幾於傾天下。無窮之禍。悉注吾身。永受淒

涼之。況嗟夫。吾今日似尙見彼埃及之黑婦人。見形。吾前怒容向我也。顧亦不能害我。而我當日能否殺彼。亦不自知。然亦不更殺彼。以吾當日無有殺人之心。乃協同彼婦昇爾尸外出。至洞中石牀。安置爾尸後。吾始以人遣發此婦人。出彼淺澤之外。由此觀之。似此婦人必有孕遺留。故細書其仇以貽後。始誘爾至是。乃不期。卽送其夫之後身。至此與彼大仇。卽殺彼夫之女凶人。吾夫聽之。以上卽爾前身之逸史也。今茲時日已至。實猶吾登極之時。加之冠冕。爲此劇之收場。此局在地球上相類者亦復不少。其間美惡祥殃各參其半。然其中美少惡多。以全局半歸流血。可畏也。第事屬真確。吾不敢用以欺我情人。今於未求長生之前。當先叩死關。以長生與猝死之機。倪所隔無幾。當與爾往一窺涉。果不幸者。則爾我分離悠悠千年。亦未可知。孰則能豫料者。且我亦婦人之身。非先知之彥。亦不能預測未來。但從隱士路德口中傳言曰。吾命已可續生。雖長生未決。然亦有盡頭之日。故今未赴死關之前。吾夫心中果否恕我。加以愛情。且此時心中愛我。又果否出於誠確。吾夫聽之。我實多

罪一婦人也。吾於前數夕曾死一女子。此女子不秉吾令。竟咒我以禍殃。吾故戟指而死其身。試思由愛生妬。人情之常。設爾身行妬之時。亦必殺人而不顧。須知凡陋之人。往往逼人。至於不得已。吾今已蒙殺人之罪矣。蓋卽於茫茫苦海中。博得其情。愛我。今方知於萬惡中。乃竟結此佳果。吾心所以未冷者。卽由汝之愛我。甦我一點之芳心。惟愛念雖醲。仍不能彌。當時之缺憾。以愛情如鏡。迴光反照。則前此之纏綿一一都見。且若高舉吾身。靜睇人間之事。歷歷皆晰。吾夫且引吾手。卽以汝手揭我面紗。吾身實類村姑。非有聰明。亦無殊色。足冠乎世界之中。今日停睇視我。自爾心坎中發言。曾否愛我。又曾否傾心於我。女王言已少息。而餘韻鏗然。留余耳際。久久弗散。蓋女王之言動我。未至第一種嬌柔懇摯之容。余彌爲之動。余本凡猥。安能禁此天仙化人之語。微窺利武。則傾倒如洪醉之人。自是之後。手足均無所措。猶小鳥爲虺所吹。戢翼莫飛。此時不特利武心醉。卽余亦把持不住矣。余見利武淚滿其眶。疾趨女王之前。以手揭其面紗。復引其手。注視玉容。言曰。阿爾莎。吾揭其心肺愛

汝備至。凡可以恕爾之處。匪不恕爾。卽安司德尼之死。亦在赦條。至於餘事。尤在寬恕之例。庶幾上天與汝知之。而我之所能知者。但覺愛汝之心。初未嘗試於他人。勿論親我。遠我。我心附麗於爾。永無終局。女王得意言曰。噫。吾主乃有帝王之大度。並以至貴之手。挈我。我安敢遲遲不拜。吾主之賜。設稍夷猶。卽爲暴棄。此時女王已攜利武之手。實諸其頂。則徐徐屈膝於地。言曰。汝輩觀之。此爲吾順從吾夫之禮。爾不覘吾已親吾夫之吻。此卽爲夫倡婦隨之徵證。言旣。以手按利武之胸。言曰。吾負彌天之罪。乃寂寞無數世紀。至於今日。則一筆全勾。此罪案。卽用絕大之愛情。茲託天神之力。及永古不滅之靈。能生死世界之帝。鑒之臨之。此吾誓也。誓自身爲婦人之始。永永爲善。更不爲惡。但遵吾夫之令。盡吾婦職而行。永除貪心。無生妄念。且乞無盡之知識。加諸吾心。且吾循爾之聲音。遵爲正路。永永尊禮。必令爾樂無涯涘。嗟夫。吾夫爾爲時光之波浪。蕩爾於無何有之鄉。今乃復歸。吾臂。吾之愛。汝至於吾之收局。遲速無較。一一以愛爲宗。吾誓矣。不更爲誓。以言空。不如吾情之實也。雖然。爾

於事後當知阿爾莎之言不爲虛言。復呼余曰：何利當吾誓時。汝卽爲證人。吾今日成婚矣。此人卽爲吾夫。卽以古洞之中爲我洞房。此婚一成。直至地老天荒而止。卽在此間以筆書於狂飈之上。此飈卷至九重。並旋繞於三千世界之中。至吾成婚之物。卽以吾之美貌及我深情結爲冠冕。加諸吾夫頂上。祝爾長生且增智力財產。豐盈後此地球最偉之人物亦皆長踞爾之膝前。凡世界有情之婦人見爾感矐其目以爾美麗之光綫足以射人。卽有美麗之人見爾亦且羞沮以聰明才力萬不及爾爾之思力竟能讀人之心緒。如讀奇書。人之步趨亦悉隨爾而轉。願爾後來如古埃及獅身人首之神。高拱法宮爲人朝拜。歷至無數世紀。俾世界之人萬世圖度爾身不能測其神通所至。然亦終不能測吾夫。但恭嘿於上坐聽此萬禩之人不能加以思議。吾今更親爾吻。自此親吻中授爾以權力。請爾管領海山土地。起自一村一落。間威行於皇王之宮。城也。墟也。及城中無數呼吸空氣之自天及海起。北極歷中樞。至於南極。然權力旣徧。尤必有駐蹕之區。無病無怖。並無悲哀肉色瑩潔。中心亦

無。凡。想。卽。有。大。影。不。過。爲。背。上。之。雙。翼。清。霄。而。上。人。間。善。惡。悉。握。爾。手。卽。我。亦。恭。順。無。敢。戲。豫。凡。此。均。愛。情。之。所。成。以。上。皆。婚。禮。中。上。吾。夫。之。珍。物。偉。哉。吾。主。且。爲。萬。彙。之。主。今。吾。事。畢。矣。今。吾。爲。爾。解。我。閨。中。之。帶。後。此。蠶。也。日。也。生。也。死。也。與。爾。共。之。永。無。改。自。是。行。事。咸。尊。率。常。禮。而。施。趣。以。燈。來。遂。左。轉。入。密。室。余。三。人。隨。女。王。行。見。室。隅。有。階。實。則。非。階。石。齒。齒。層。疊。可。上。女。王。跳。躍。而。上。如。羚羊。余。急。從。之。行。可。十。餘。步。有。斜。陂。下。趣。石。狀。崎。而。不。平。卽。借。燈。光。徐。徐。而。下。似。爲。火。山。之。穴。行。次。頗。留。意。所。行。之。路。嘿。嘿。識。之。顧。石。路。險。而。非。難。時。時。似。漏。微。光。行。可。半。句。鐘。似。下。墜。數。百。尺。行。及。極。窪。之。處。後。有。小。洞。伏。身。可。入。僂。行。五。十。餘。碼。得。一。山。穴。空。洞。無。物。寂。然。不。聞。聲。響。立。可。數。分。鐘。幽。闐。已。極。阿。爾。莎。蕩。白。衣。之。影。於。余。前。髣。髴。如。魅。復。入。第。二。洞。較。前。略。小。其。上。作。穹。窿。狀。微。見。石。壁。壁。縷。縷。裂。余。思。必。古。火。山。炸。後。餘。氣。蘊。諸。其。中。激。而。成。此。狀。更。入。則。爲。第。三。洞。微。微。見。火。光。余。兒。女。王。喟。然。而。歎。似。人。得。遂。所。欲。者。乃。不。知。光。之。所。自。來。女。王。曰。佳。今。茲。入。地。胎。矣。此。卽。長。生。之。殿。凡。人。與。畜。下。及。花。草。均。自。



此生汝輩凡人聽之。此間卽爾重生之地。女王言已直前。余輩盤散從女王。顧心如麻亂。且驚且喜且怪。乃不知前趣之凶吉。然已隨入第三洞。而紅光乃愈明顯。火舌所吐。似出燈塔之中。照於黑色之水。匪特光力可畏。並有異聲發於穴中。魄爲之震。此情景但有歎息呼天而已。此時已至第三洞。洞深可五十尺。寬可三十尺。高與深埒。地上多細沙。石壁泉脈爲火光所燭。光明照人。不類他洞之黑。光線類玫瑰之紅。腥初入時。火舌不外飭。怪聲亦不作。衆皆凝視異光。測其光之所從來。方睇視間。有物憂憂作聲而出。余輩聲息皆無。靜聽其聲。又霍霍如磨刀。方駭視間。佐北已戰慄而長跼。立見火柱隆隆自洞中出。五色如虹。又閃作電光。四十秒鐘中。聲乃大洪。旋轉於洞角。且轉且停。其聲亦止。火亦不見。仍作玫瑰之色。女王此時樂不可支。顫聲言曰。近之近之。此爲吾人長生之星氣。此物卽吹噓世界鼓其肺葉令動者。凡天下之物。質悉由此生。亦地球之神靈。苟無是物。世界胡生。但此神亦必有一日長逝。如月球之死。爾輩乃入此火燄中。一治之。取其聖質。附諸爾身。須知此光。大佳。非如爾

輦。心。君。之。火。但。作。微。炎。而。已。惟。此。間。火。山。實。舉。人。世。無。數。之。生。命。悉。由。是。間。漉。過。雖。罄。地。球。之。生。命。其。根。源。亦。統。於。此。於。是。吾。輩。隨。女。王。至。火。次。巨。燄。漲。滿。余。覺。腦。筋。中。靈。性。濯。濯。然。鬆。暢。無。倫。雖。迹。涉。生。死。之。關。亦。不。自。覺。但。覺。其。美。滿。又。自。覺。己。之。生。命。纖。弱。若。無。物。此。處。尙。未。入。火。中。第。與。火。略。近。果。能。入。火。而。浴。浴。後。則。輕。捷。當。如。飛。鷹。且。行。且。近。目。注。火。光。彼。此。互。視。但。覺。心。中。謂。得。長。生。樂。乃。不。已。似。火。神。入。諸。腦。筋。心。爲。洪。醉。佐。北。素。不。言。笑。至。是。亦。以。長。生。爲。樂。不。覺。發。聲。而。笑。余。智。力。斗。長。如。有。神。助。恨。無。莎。士。比。之。詩。形。此。火。中。之。佳。況。亦。明。知。血。肉。之。軀。頗。覺。如。蛻。靈。魂。悠。然。如。履。空。中。亦。不。能。自。明。其。所。以。然。覺。此。醺。醺。之。味。乃。爲。平。生。所。未。歷。類。別。易。一。人。似。人。間。難。爲。之。事。均。能。任。之。方。悅。懌。間。忽。聞。隆。隆。之。聲。復。自。遠。而。近。狂。掣。如。雷。電。且。挾。紅。光。幻。作。異。色。聚。於。吾。前。轉。瞬。團。團。作。球。而。去。聲。如。電。滅。余。怵。然。而。驚。惟。女。王。伸。其。二。臂。奔。入。火。中。余。則。以。手。掩。目。伏。諸。沙。中。火。球。過。後。女。王。曰。利。武。佳。期。至。矣。如。大。火。更。來。汝。當。撲。入。其。中。惟。當。脫。衣。入。火。留。衣。且。爲。所。焚。此。火。不。焚。身。足。以。焚。衣。汝。當。趨。入。作。洗。

灌狀。而五官之靈性皆完。大火不爲爾害。待彼火光抱汝時。火力灌注爾身。聽彼貫爾四肢。則肢體中溷濁之氣。掃滌都盡。利武。汝當默識吾言。利武曰。阿爾莎。前我聞之。惟我非無膽之人。實相告。如此烈燄。吾心頗有所歉。吾又焉知此火之不足燒殺吾身。果吾沒於火中。不幾並汝而失之乎。顧雖如是。當聽爾言爲之。女王聞言。沈吟少時。言曰。此無怪爾之疑慮。實告我。汝果見我出入火中無礙者。汝能如我所爲乎。利武曰。可。即使火能殺我。我亦甘之。今茲卽入可乎。余卽繼利武言曰。吾亦隨入。女曰。何利。汝何言。汝初無長生之分。奈何。余曰。長生固不敢知。然心君中頗趣我宜入火中。女王曰。果如是者亦可。然則汝尙不癡。汝試待之。覘我第二次入浴。浴後美貌必增。日月愈長。卽或無成。亦不足害我。少須復曰。蓋吾之作第二浴。是中尙有他故。以吾第一次浴火時。心中尙有未淨之思。猶恨恨埃及女人不已。今更浴此第二次。庶幾恨念都消。臻於極樂。俾胸中了無塵滓。及火團更至。汝立火中時。當正心誠意。無雜他念。則神旺心馳。始如仙人之傳翼而飛。又如爾母之親爾額。爾心尤當依依。

作孺子慕。又如身入佳夢之境。樂乃不翅。須知以此明淨心入諸火中。則出險以後。益光明。而安樂享之無窮。慎之慎之。卽此一小時中大命近止。亦當冒入。惟能從萬死中。超擢而出。始登彼岸。果能如是。則直履榮顯之關。且長生未央。樂何如也。

## 第二十六章

余輩聞言。皆沈嘿無言。女王則亦收斂其神爲萬死之試驗。吾輩靜立以候。已而異聲復來。仍隆隆如電。始微終巨。女王聞聲。卽撤去其紗幕。脫其金蛇之帶。搖首散髮。髮長如被紗帔。裹服盡脫。復以金帶束其髮如腰際。大類夏娃在樂園中立於亞當之前。一絲不掛。余此時無筆墨狀其媚態。時火陣已近。女王伸其象牙之臂。出諸亂髮之中。抱利武之頸而親之。言曰。吾之情人。汝當知吾如何愛汝者。遂俯親其額。復少沈吟。卽奔入火中。余此時尙記得女王之親利武。如慈母之親兒。賜其無窮之奇福者。此時火光已近。如狂飈之掃秋林。又如力偃山陂之枯草。立卷諸風中而去。大火漸漸已偏。火柱築築而前。火綫如矢。射於玫瑰色空氣之中。而火柱至矣。女王張

臂力迎此火柱。火柱亦徐徐而近。裹繞女王之身。女王以手推火。如人斃水。而火燄延繞其首。女王脣吻翕闢。似納火於喉。景奇而觀壯。少須。女王張臂而立。兀然不動。顏色如春。知火神已附其體。而火燄熊熊上下於其額際。猶金穗之被拂胸前。玉乳爲火光所燭。乃益顯髮被其頸。益襯絕世之容。目光尤媚似火精貫其眼波。美哉。女王雖周天之羽仙。亦斷無美類。女王者。余至今思之。尙有餘戀。玉體矗立火中。笑靨含春。對余戰慄之容。相形益劣。吾幾欲割棄世間之日月。更侍女王於火次。吾心甘也。此時忽有奇駭之狀。爲余所不能言。並不可形容其狀者。女王變相矣。笑容已斂。幻爲枯腊。五官立縮。如心有所感。萬不自聊。最美之眼波。亦立時枯涸。但餘骨立。余以爲目矐。則以襟袖拭之。又疑目力爲火所灼。視物幻爲變相。正疑駭間。而火柱作聲而去。留女王於原處。女王行近利武。步至盤散。伸其枯瘦之手。按利武之肩。余自其臂上視女王。乃不知此盛美滿月之容。又安往者。但覺上豐下銳。作老嫗形。余思利武必已前覺。立時卻退。女王作啞聲曰。利武。事竟變幻至此乎。乃累呼不已。

厥心已亂。又曰。吾憊矣。火柱無變。而能力竟變。換至此。利武試告我。吾目其有翳乎。吾今不能辨物矣。則以手自摩其首。與髮作聲。怪歎曰。可畏哉。聲已。而人僵。佐北亦變。聲曰。胡不觀之。佐北聲顛而洪。二目倒向。沫出唇際。復大呼曰。女王縮矣。幻爲猴矣。語已。佐北亦僵。嚼齧而吐沫。讀吾書者。須知余載記至此。思及茲事。心尙震怖。阿爾莎果縮身如猴矣。金蛇之帶亦脫。落於地。體尙銳。縮膚色亦立變。其初膚白如雪。今乃混濁。而作黃色。猶陳舊之羊皮紙。指瘦如爪。似埃及之木默女。王尙自覺身之變相。仍啾啾作聲。旋轉於地上。已而愈縮。愈小。竟同小獼猴。肌膚皺紋數之。乃不知數。百代卽面容上。亦似陳列無數之年代。余生平。乃不能彙舉一物。以肖女王。世亦無古物。如女王之久者。狀至凶醜。體質乃類生逾兩月之兒。惟髑髏大如平時。此狀留待後人度之。余筆墨萬不能狀矣。已而慄慄作微息。嗟夫。女王於二分鐘前。態度如仙。可愛已極。爲人間地上最美之人。今乃僵臥余前。與亂髮交糾。成爲一物。醜狀至不可以筆墨形容。謂此女王卽爲二分前之女王。如何能信。世事變幻。固有如是。

之奇。吾輩乃親見其死矣。此時女王似尙有靈性。余乃不知其思慮之如何。忽努力自舉其軀。以目四矚。昂首如龜。一無所見。以二睫下蔽其目。目無見也。啾啾作鬼聲曰。利武。汝勿忘我。我固慚赧。然汝當憐我。我固未死。行當再生爲美人。予敢矢口言其不謬。言已而伏。聲息都渺。此地卽二十世紀之前。此美人手刃利武之前身。今茲其人亦死於是間矣。余輩震極僵於沙上。及利武皆暈。余不知暈至何時。約當數句鐘之久。已而漸張其目。見二人皆伸臂仰臥於地上。然玫瑰色之紅光尙明於洞中。火柱尙遙遙而旋轉。更視女王仍作猴形而臥。膚皺仍如羊皮紙。此卽人間至美之女王。生死之美醜。直不可以常理較。此狀豈造化之力。暴變至此耶。然則長生殿中天然之火質。竟變易其初邪。然亦安知此輪迴中生關易爲死鍵。又或榮美之軀。殼力支不能積久。今且更易而新之邪。然造化亦不計其時之相隔幾許。但有生死二事相尅而相生。以軀幹爲其輪迴之地。此理確邪。以此理證諸阿爾莎。或得其近似。然歷二千餘年而一變爲時。亦云久矣。余固輕生死者見之亦不疑。惟此醜狀陳諸

吾前謂爲女人之身。能歷二十餘世紀之久。今亦已矣。世又誰能自測年壽之修短者。然彼蒼固有一定之律。余自此一句鐘中。歷此怪狀。益不能知天公之指麾。世事之奇幻。愈思愈不得其解。阿爾莎生時。深閉幽宮。堅待情人。年復一年。寂寞無所惜。然世事雖無大變。但隨時序推遷。而女王則堅保其少年風姿。久待情人之至。而美豔咸存。智力與世紀同增。凡社會中人情。歷歷匪不洞燭。既與造化爭強。能力至果。卒亦歸盡。呈其凶醜之容。爲人輕賤。余思時可數分鐘。心中轉轉不已。已而精神漸復。霍然而起。思及同黨之人。觀此二人能否甦醒。余先拾女王之面紗及外衫。羈女王之尸。不令利武醒時增痛。更覘女王絲髮散落滿地。余踐此落髮。往視佐北。則俯仆於地。余翻而轉之。佐北之臂旋舉。卽落。知佐北死矣。嗟夫。此忠信之奴收局矣。因觀奇幻之狀。筋骨皆震。決爲驚怖而死。然則驚怖而死之狀。萬難寓目也。幸利武已微呻。手顫可十分鐘。余告以佐北已死。利武但微喟。蓋利武之與佐北。感情至深。必不至悠悠至此。度利武之精神。必未來復。想方寸如割。故不能長言。譬諸陳琴於案。



不彈而成調。輕觸作一微響。卽重觸亦但作響而已。人之精神。既不屬矣。機關胡得而靈。余則持其精力。冀以全活利武。乃一臨視。利武已甦。少須起坐。余復大震。蓋余初入時。利武髮作金色。今茲灰矣。迨後此出洞。髮乃純白。然此時利武之容。似已增多二十餘歲以外。利武啞聲言曰。老人。今將奈何。此時利武漸已清醒。然尙思維前事。余曰。今但有商略出險。否則納諸火中。利武哂曰。彼間果可死人。吾亦甘之。然正恐不能死耳。此心甚疑。火之不能殺人。惟阿爾莎殊未示我以兩全之路。吾將何從。或且火中功用能死阿爾莎。不能死我。但我無此甯耐之性。直至二千餘年。更待彼人之至。今鐘點已到。吾得死。爲甘。以我思之。赴火固屬茫茫。卽歸途亦殊渺渺。今老人之意如何。余搖首不答。蓋余心混濁。初無長生希望。尤不知火中況味何似。且女王之前迹。良不足以鼓勵吾心。而尤不知其所以然。因曰。孺子。吾輩斷不能如此。二人長眠於此。今且歸乎。視紅燈未熄。則以手起燈。瓶間亦尙有殘膏。余納膏於燈。卽以自來火然之。方然燈時。火柱隆隆復至。第不知是否卽焚死女王之物。利武曰。當

更觀之。似此奇觀。胡能再見。吾輩一生胡以陷身至此。於是余與利武立觀。見火柱旋轉。仍如前狀。轟然發聲如雷。想此火柱藏諸地腹。不知其數千萬年。後此之期。更難逆料。第凡人能否見此。則不敢知。至於隆隆之大聲。尤不能聞。惟我二人所見。乃不同凡人之所見。已而火柱內趣。余亦出洞。臨行時。尙執佐北之手。與死人爲禮。此時別無他物。但執手盡其喪儀。而女王之尸。則不復顧。尙見女王亂髮散落地。上。余則拾髮一叢。當余著書時。此髮尙存。卽爲阿爾莎臨終之遺念。利武拾髮時。近諸曆際。親之曰。彼謂我勿忘其人。且立誓。言有再見之期。彼蒼者天。吾安能遽忘其人。吾身果得生還者。後此悠悠日月。永不近婦人。無論何趣。必待其人。猶彼人之待我。余思利武之言。良當。或彼人更生。其美麗。當無改常度。且離魂。或能返也。於是別此二尸而出。想余出後。此二尸寂寞更屬可憐。女王一堆殘骨。卽當日最聰明佳麗之人。吾於宇宙之間。幾不敢謂之爲婦人。實則此婦。良未佳。惟盡人之心。悉皆如是。第不能以其惡心。遂掩其美貌。總言之。其人殊可愛也。至佐北之身。固已化爲烏有。究亦

奇特。乃瘞身地底。與女王陵寢同歸。遭遇亦云幸矣。余行後。迴顧火光尙射二尸之上。余與利武皆悲不自勝。知肝腸斷矣。然尙自謂爲長生。以萬死中得全較之長生亦復相類。究竟卽得長生亦多增苦惱於身。毫無所益。至今尙覺眼覩阿爾莎之亡。則縱生千歲亦復爾爾。又何益者。顧所不能自忘者。以美人風貌印及腦筋永永無遺落之日。且其臨命以玉體瘞諸火光爲萬古美人收場所不經見之事。若余身者與美人無屬。但有情絲之末牽引。及余卽留此美人。亦何裨於我。果或世局大變。有一婦二夫之例。則余或附麗其次。亦未可定然無是理也。以上所言。特狂夫無謂之希望。又何足言。惟如是愛情。亦屬百死一生得之。不能斥我爲狂。其能作如是妄想。或亦上天報貺。酬我跋涉之勞。結此妄想。爲僞喜佯歡之狀。至於利武則否。尙力望女王之更生。余思女王不能不妬利武。乃有無限香福爲美人所憐。果異日女王可以更生。則利武將來之冀望。方無窮期。惟余否耳。雖然。余尙善於排遣。不更戚戚於心。且私慶身傍芳姿。沾其齒牙餘慧。得小小褒語。亦不爲非幸。今尙憶女王稱我之

言識之中心未敢或失。或後來踐此更生之言以笑。鑿相向得往來過從之樂。引爲良友。並以溫言謝我。以誠相待。前則妄爲排遣之詞。須知人生四十以外。乃陷此情坑。斯亦異也。

第二十七章

余二人歷洞無數。及將仰登。則繇而無力。且不得路。苟非余於來時記憶石狀。則來徑百覓且不可得。但有槁死於地心而已。行次數數迷途。幾陷於巨坑之內。仗一微燈之力。細審石狀。慘嘿不能偶發一語。但匍匐於洞中。有時爲石齒所刺痛絕。靈性爲窘狀所逼。亦鈍然無覺。但努力求全其命。殆爲數未盡。故以勇氣鼓其精力。摸索可三四句鐘。最後復迷路。余疑旋繞倒行。更入他處。驀然忽覩巨石。卽余當時下洞所經。余已識別。知從右轉已得出路。余至此心神復王。更認其實。遂果得路。遂及天然之階級。更至則石室已見。卽路德奄化之處。旣至復大恐。知長板已失。不能渡此危石。於是相對淒楚。計惟有躡身而過。否則坐而待斃而已。幸相距在十一二尺之

間。余曾見利武在學堂時能躍過二十尺之遠。今茲驚悸。加以饑餒。如何能躍。況余爲四十以外之人。彼此二石咸當風而顛。下臨無底之窟。此境萬非生人所經。上帝當能知之。余一一以險狀告利武。利武蠢蠢言曰。此事惟吾自擇。或槁死石室。或冒險求生。亦但有此二事而已。余無可駭詰。顧念力雖能躍。而黑暗中莫辨石狀。今但有待此窟中之落日。再圖進止。至於日之出入。咸不能知其候。但知初來時。日影入窟。爲候。但有五分鐘之久。於是振刷精神。以待日入。卽匍匐近諸盤石。臥而待之。殘膏未滅。尙能微認。已而燈燄垂垂欲燼。幸及石盤之上。甫至石盤。燈已立滅。余則引爲私慶。時已聞危石之下。狂風如吼。余所臥石亦搖搖欲墜。臥時似有無數鬼魂悲號。其下逾數句鐘之久。萬感交集。亦不復形容其險。但靜聽悲風。對面洞中。風亦續續而吼。憂憂作調絃聲。四面皆風交號。無有止時。此夢境中。亦並無小說之家。能形容者。大類海上陰霾。加以風雨。船攔破礁之上。吾二人身栖木簔。後浪如山。衝擊不已。幸熱度未低。尙足自支。不爾。且立凍而死於盤石之上。此時二人堅抱盤石而聽。

不期復觀怪事。乃爲吾生所萬不料之事。使余益生震恐。讀吾書者。當憶阿爾莎身履危石。風動於下。飄其外衣懸諸巖上。此時外衣爲風所扇。飄然如阿爾莎顯靈。此衣竟加諸利武之體。自頂及踵皆爲此衣所覆。利武失聲而哭。知此衣決爲女王所留。今適覆利武之身。事乃更奇。已而忽見日光如劍穿洞而入。適照石盤之上。並及對面之石。舌利武曰。今其時矣。失此且無及。二人乃起。先視石舌上之光綫。自視則周身皆血。知爲巉石所刺。下視仍深黑無底。二石皆動搖無定。余私計決死無疑矣。顧雖失望。當力拚一死。余曰。何人先越。利武曰。老人先渡。吾力按此石不令動搖。老人後趣作勢。始能跳越此險。余點首稱可。則迴首抱利武而親之。如其童穉之時。厥狀乃大類法人。實則非學法人。蓋爲末次敘別。以余之視利武較己子尤親也。卽曰。孺子姑拜。行圖相見。無論如何。必有更面之日。知余生命不及二分鐘矣。則退於石後數武。待及身後風起時。乘風而越。甫及石。舌僅引以右手。足則未及。二足垂。諸風中不可復上。此時急助以左手。危石已爲余攀。懸身於紅光之內。石舌適當余頂。余

亦不自覺力之所自來。然亦但支及一分鐘之久。忽聞利武大呼。一躍如羚羊。蓋力防余墜。不期猛躍而過。立於石舌之上。則以身俯伏。防亦下墜。而彼間磬石爲利武力踐。石滑退墜。遂封塞路。德之洞門長生殿至此閉矣。此狀不過一秒鐘間。余亦深覺石墜。又覺利武以手引余。言曰。老人且釋手。吾引老人上矣。不爾二人且同墜。余聞聲卽釋其攀石之手。先左後右欲上。不能。余尙懸諸空中。利武縮其精力。骨節憂憂作聲。余倏忽已上。鈍然如癡。既上則力抱此石。久之微息搖搖。如秋葉汗出如濯。於日光未逝之先。彼此無可爲計。噤不能聲。於是匍匐石舌之上。力向外洞。時漸見天光。顧已及夜。當大風過後。力乃稍罷。已及初來之第一洞。燈已破碎。百覓不可得水。又深黑不能辨路。今但用摸索之力。徐徐而前。防疲。茶以後。力不能前。以饑渴之故。死於是間。然洞中石至巉峭。四觸皆能創體。行次路斷。疑迷失道。逾數點鐘。憊極而息。醒時肢體皆木強。血痕皆已結癥。知小眠已久。則盤散復行。忽覩日光。已近洞口。此卽履危巖之第一洞。似晨光初動。爽氣迎人。天復高朗。此爲余願望所不至之

事。憶余入洞在斜陽甫入時。以時考之。實以通夕之力始及洞口。余喘息言曰。利武。吾二人將近斜陂。果如女王之命令。俾拉藜必在。利武此時掩面而坐。聞言始起。彼此互倚。下行可五十餘尺。余昏昏然亦不自知。但覺二人作團。及於山下。少須但能獸行嚮林間。是間爲俾拉藜待余之所。余獸行可四十碼。斗見啞奴在余左次。旋入林間。余以爲啞奴晨出而游散。少須啞奴復出。窺視余爲怪物。引手上嚮。幾仆於地。立縮入樹林之間。地去余可二百餘碼。爲狀旣異。宜乎啞奴之見怪。度余二人之狀。必不足入彼之目。利武此際。金色之髮。浩然純白衣履。盡碎。風姿頓減。滿手皆創。血泥交汚。怪不類人。且獸行尤可畏怖。卽余之醜狀。尤於醜外增醜。及明日始稍聞之。第一次以面臨水。幾不相識。余固不美。今匪特醜增於昔。乃至宛肖野人。設使睡人乍醒。見之。必發狂。易則啞奴之怖。又何怪焉。幸俾拉藜已至。余則大喜。余見俾拉藜驚惶失措。幾於失笑。俾拉藜呼曰。大猴。彼非大獅耶。胡爲髮作雪色。且汝二人來自何處。至自何時。大猪安在。吾輩所尊之王。又安在。余曰。二人均死。今且勿問。乞以水。



飲我。以食食我。不爾。當立死於此。汝不見吾唇盡黑。非不得水之故邪。又胡能發聲而言。老人喘息曰。死耶。決無是事。女王安至死。又安能死。余見老人言時。啞奴似候意旨。老人作勢示啞奴。昇余二人。至時沸羹方熟。老人卽以羹飲余二人。余覺此類憊之中。老人實以羹救我。飲後。啞奴以湯沐我。臥諸香草之上。余遂鼾睡如死人。

## 第二十八章

睡中余支體均木強。腦筋亦紛亂。不知所爲。張目時。卽見素所尊禮之老友。坐吾臥處。撚鬚如有所思。余亦棖觸遠來之苦況。心志不能自甯。而利武僵臥吾側。如作吾左證者。此時利武面目皆創。而黃金之虬髮。都已化爲斑白。余閉目太息。不忍復視。俾拉藜曰。大猴。汝睡良美。余曰。長老。吾鼾睡至於幾時。俾拉藜曰。汝之睡候。日月各一轉矣。大獅亦然。然大獅至此尙沈酣也。余曰。睡中之福。天所賜也。凡前此所遭之苦況。則以一睡忘之。俾拉藜曰。乞爾語我所遇。並述女王升遐事。彼女王豈能死之人邪。孺子試思之。果茲事確者。則爾之命危。而大獅乃尤危。彼間鼎鑊方紅酣。

汝受烹不遠矣。今彼間人咸張胃口以待汝。孺子尙未知此阿馬哈格人恨爾之深。汝或未知彼之恨汝同於新客。且挾宿仇。蓋彼同類之人爲女王戕殺。職汝之由。今果聞女王升遐。則尤無所恇懼。則必殺人。以鼎鑊寸鬱爾肉。大猴聽之。今且述汝入洞情狀。歷歷告我。余知大局危迫。則故吞咽其詞。語之弗盡。但揚其大略。但使知女王已自焚而死。骨肉都燼。然而俾拉藜終不吾信。余又告以洞中險狀。俾拉藜聞之。愀然而動。惟言女王之死。則毫不爲動。彼意殆云。吾輩謂阿爾莎爲逝。而此老則謂爲翳形。並言其父生時。女王亦不見十二年。尤有古諺流傳。謂一世紀中女王隱而不出。更一世紀乃復見。殺一嗣統之女王。復踐其位。余聞言不復辯。但搖首而已。亦知阿爾莎此行聲影俱寂。萬無再來之期。而俾拉藜年復老暮。又焉能待。顧心中亦竊謂。或見於他處。若是間者。則決其不復相見。已而俾拉藜謂余曰。大猴。今將奈何。余曰。丈人。吾何敢知。但問能否脫身此國。老人搖首曰。艱哉。自科爾行。汝不能出。爲土人所見。汝輩殆矣。脫一見汝。知汝孤行無援。老人語至此。則以手扶頭如加冠。卽

示余以鼎鑊加頂行炙也。語已復曰：此間尙有他道。前此曾一言之。吾卽由是間驅羊出牧。牧場之外。均爲淺澤。行可三日而盡。過此則不可知。惟聞人言更行七日。其外有大河。可通黑水。爾果能行及河邊。則可脫身而去。然汝又何能達者。余曰：丈人。吾曾脫丈人於死。今當還我此責。當拯我及我假子大獅。夫報德之事。亦人生至樂。丈當思之。拔他人於垂死之中。以報他人救汝之德。卽有宿管。亦當以功德識之。脫女。王不死如丈之言。則尤當感丈之德。加以厚賚。老人曰：大猴。汝母謂吾無報德之心。吾此時尙記憶陷身泥中。彼二狗者坐視吾死。非爾吾不更生。今當報爾以適分之分兩。果有能救之道。必行無疑。汝且靜聽。待明日遲明。竹輿舁汝跨山而過。並逾淺澤。此事我決行之。且嬌女王之命。務在必行。果彼輩不遵女王之言者。將立果野猩之腹。惟汝過淺澤之後。則生死分際。汝自掙之。果天命在爾。或亦得生。汝不觀大獅醒乎。且與同食。食品吾已前備。利武此時精神全復。乃不類外貌之頹喪。於是父子大嚼。食後同浴於山泉。復歸而寐。至於夜深。復起而食。老人是日不在。是必往部

署竹輿。蓋余於中午醒時。斗見多人集於林下。遲日。老人始至。言曰。適矯女王諭。力逼輿夫至此。且挾嚮導二人。渡此淺澤。諄趣起程。且云爲長途之衛。勿令輿夫行刺。余聞而大感。自念羈旅之身。乃荷蠻夷大長厚貺至此。況以身試瘴癘之區。往返且六日。艱劬萬狀。在此老耄之身。不爲非酷。而老人慨然許諾。誓將庇護余身。由此觀之。雖以蠻野之阿馬哈格人。甚於生番萬倍。竟有慈愛之老人。如俾拉藜者流。滋可怪也。在俾拉藜之意。亦頗謂女王果再臨。凡苟問彼以二客之死。生彼或無詞以應。故親勞玉趾。送余以媚女王。亦未可定。綜言之。吾命得生至今。皆此老人俾拉藜之賜也。此時飽食登輿。精神斗長。百劬盡復。以久睡至二日之久。精氣完也。至中心焦悚。不甯之處。當留俟讀吾書者度之。不復敘矣。此時肩輿登峻極之峯。有時頗平衍。惟多曲折。據老人言。每年恆於是驅羊出牧。果如是者。則羊足殊有力。至此肩輿不能上。則舍輿而步。日中登於石垣之上。四望遼闊無垠。科爾平原廟柱林立。插空。此外則淺澤茫茫。渺無涯岸。此石垣則火山裂痕。其上多碎石。童然不生草木。數武外。

輒有小窟。儲水半湫。以大雨新過。故留此積潦。余行過頂峯之外。遂逐步下山。然爲路頗峭。斜陂行盡。日已垂入。是夜宿於陂上。其下卽淺澤。明日可十一句鐘。肩輿下淺澤。險狀前卷已詳之矣。力行可三日。歷凶臭之水。瘴氣中人。能生寒熱。輿夫努力而前。果無鄉導者。則路且弗達。沿途皆野獸。卽有乾土亦無樹木。又明日至河口。遂與老人爲別。老人以手撚眉爲余祝福曰。大猴大獅。願爾平安。老夫不能更助爾矣。果得生歸國。幸勿更爲冒險之事。犯且莫救。今願留爾白骨於家山。爲長行邁歸紀念之物。今再與汝敘別。吾常念爾。大猴亦不宜忘我。以汝面醜而心良。滋可念也。老人語已卽歸。輿夫隨之。此爲余二人第末次見阿馬哈格人也。遠望此數人。蜿蜿蜒蜒。如戰場引死者之尸。歸壁狀。余久俟而覘。直至淺澤霧起。迷漫不見。余二人立於曠野。四顧踟躕。又彼此互視。計三禮拜之前。以四人入淺澤。蒞科爾。今二人死。吾二人獨生。歷險穢之境。覩怪特之事。而震恐之事。較諸地獄。爲艱。嗟夫。三禮拜中幻境。乃如是耶。實則有用之日。當以時候量之。雖區區三禮拜中。竟悠悠若三十載也。余

呼利武曰。今當努力赴森布西。能至與否。但有天知耳。利武點首無言。遂行。隨身衣服及一羅盤。合手槍快槍。挾二百之子藥。此爲余閱歷科爾古城之收局。至於所遇之險。雖極變幻。後此思之。本圖不登記載。防人讀吾書不以爲可。已而略筆於故紙中。爲紀行之記。果公諸同志。亦可爲飯後茶餘之雅譔。惟其中亦有不盡愜心者。特遊歷之筆記。不必有公益之事。簡約言之。吾輩又歷無盡艱辛。始至森巴西。爲路凡一百七十哩。逗遛其中可六閱月。乃坐困如囚虜。土人見利武少年。乃生白髮。深以爲異。六閱月後。逃出森巴西。遯而南走。幾槁死於道路。忽遇半開化雜種之葡萄牙。驅象入諸內地。頗以禮見待。後此卽隨其人至打獵皋海灣。然爲時已經年以外矣。天幸遇一輪船。遂附之歸國。至梭亨敦碼頭。計自探險之日起至此。爲時已二稔。今茲方紀是事。而利武則以手按余肩。卽在學堂中之小屋。此屋於二十二年之前。卽遇我病友威英西盤散背鐵箱入吾室者。此日卽爲吾書之收局。以上所論至此。可謂世外周流之歷史。惟我二人後來之事。亦非余與利武之所前知。但吾書所載實

紀二千餘年之故事。至於利武前身。曾否卽彼死者。而利武現在之身。曾否卽爲死者。之託。身實亦無從而考。或阿爾莎手刃其夫。忽以其二千年後之雲。初與乃祖相類者。指爲後身。亦未可定。顧此外尤有所疑。此安司德尼見戕於女王。其人曾否卽爲埃及美人之後身。此局當授吾讀者度之。若余者。則固有所確見。利武固爲利武。女王亦實爲女王。以女王心醉利武。則確指爲彼夫之後身。余每於夜間凝思。未來之事。洞黑如漆。不知此劇如何入手。更開此第二幕。究竟此劇必開。或有復生及重達之事。未可知也。

跋

哈氏之書多荒渺不可稽詰此種尤幻筆墨結構去迭更固遠然迭氏傳社會哈氏敘神怪取徑不同面目亦異讀者視爲齊諧可也

畏廬林紓跋